

續名醫類案

七

錢塘魏之琇編集

目



海昌王士雄孟英同校
定州楊照黎素園

孫兆治國婆婆患眼冷淚眼科官治二三年不效上召孫孫至曰臣非眼科但有藥耳容進方用石決明一兩赤小豆兩半半夏五錢生斑猫二十一粒炒去頭足木賊五錢為末薑汁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薑湯下方進聖旨下眼科詳定奏曰此方與眼科甚不相涉斑猫有毒恐傷臟腑不敢用合再取聖旨國婆婆聞之曰眼科醫官不惟不能亦不愿使我治也但合此藥總傷無怨上聞之孫自進藥服經十餘日愈八分二十日全愈時眼科並降兩官孫賞錢三十萬

雄按眼科雖降官其言未可為非婆婆眼雖愈其方未可為訓學者勿盡信書也

寶材治家中女婢忽二目失明視之又無暈翳細思此女年少精氣未衰何緣得此證良由性急多怒有傷肝臟故經脈不調所致遂與蜜蒙花散一科如舊光明矣

張子和治女僮目忽暴盲不見物此相火也太陽陽明血氣俱盛乃刺其鼻中攢竹穴與頂前五穴大出血目立明

李民範目常赤至戊子年火運君火司天其年病目者往往暴盲火運炎烈故也李是年目大發張以瓜

蒂散涌之赤立消。不數日又大發。其病之來也。先以左目內眥赤發。牽睛狀如鋪麻。左之右次銳眥發。赤左之右赤貫瞳子。再涌之。又退。凡五次。亦五次皆涌之。又刺其手中出血。及頭上鼻中皆出血。上下中外皆奪。方能戰退。然不敢觀書。及見日。張云。當候秋涼。再攻則愈。火方旺而在皮膚。雖攻其裏無益也。秋涼則熱漸入裏。方可擒也。惟宜暗處閉目。以養其神水。暗與靜屬水。明與動屬火。所以不宜見日也。蓋李因初愈後。曾冒暑出門。故痛連發不愈如此。涌洩之後。不可常攻。使服鼠黏子以退翳。方在別集中。

趙君玉目暴赤腫。點洗不退。偶思張語曰。凡病在上者皆宜吐。乃以茶調散涌之。一涌赤腫消散。君玉歎曰。法之妙。其迅如此。乃知法不遠。人人自遠法耳。

王之一子。十餘歲。目赤多淚。眾工無效。張曰。此兒病目。還當得之母腹中被驚。其父曰。妊娠時在臨清被圍。乃令服瓜蒂散加鬱金。上涌而下泄。各去涎沫數升。人皆笑之。其母亦曰。兒腹中無病。何吐瀉如此。至明日其目耀然爽明。其日又與頭上出血。及眉上鼻中皆出血。吐時次用通經散二錢。舟車丸七十粒。自吐却少半。又以通經散一錢投之。明日又以舟車丸三十粒投之。下十八行。病更不作。

士人趙仲溫。赴試。病兩目赤腫睛翳。不能識路。大痛不任。欲自尋死。一日與同儕釋悶。坐於茗肆中。忽鉤窗脫鉤而下。正中溫額上。髮際裂三四寸。紫血流數升。血止目快。能通路而歸。來日能辨屋脊。次見瓦

溝不數日復故。此不藥不針。誤出血而愈。夫出血者。乃發汗之一端也。亦偶合出血法耳。

一小兒名德孫。眼發赤。其母買銅綠。欲洗兒目。煎熟。家人誤與兒飲之。須臾大吐。吐訖立開。

婁全善男。目珠至夜疼。連肩稜骨。及頭半邊腫痛。用黃連膏點之。反甚。諸藥不效。灸厥陰少陽。疼隨止。半

日又作。月餘。以夏枯草二兩。香附二兩。甘草四錢。為末。每服錢半。清茶調。下咽。疼減半。四五服。良愈。

一男子所患。與前證皆同。但黑睛有白翳二點。諸藥不效。亦以此藥。與東垣選奇湯。加四物及黃連煎。間

服。並灸厥陰少陽而安。

王海藏妻姪女。形肥。笄年時得目疾。每月或二月一發。發則紅腫難開。如此者三年。服除風散熱等劑。左

目反有頑翳。從銳眥遮瞳人。右目亦有翳。從下而上。經云。從內走外者少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此少

陽陽明二經有積滯也。脈短滑而實。鼓暹則似短。濇古云。短為積滯。遏抑臟腑。宜下之。遂用溫白丸。

減川芎附子之二。多加龍胆草黃連。如東垣五積法。從二丸加起。每日加一服。加至大利。然後減丸。又

從二丸減起。忽一日。于利中下黑血塊若干。如黑豆大。而堅硬。從此漸痊。而翳盡去。以上三則皆醫學綱目

盧州知錄彭大辨。在臨安。暴得眼赤。後生翳。一僧用蘭香子。本名羅勒又名香葉又名醫子草洗曬。每納一粒入眥內。閉

目少頃。連膜而出。一方為末。點之。李時珍嘗取子試之。水中亦脹大。蓋此子得濕即脹。故能染惹眵淚

浮膜耳。然目中不可著一塵。此子可納三五顆。亦不妨礙。亦一異也。本草綱目

張大復云。予目初眇。有教服三花五子丸者。或云緩甚。甯益于用乎。遂止。揚州張斗嶽謂予。淮僧某者。久眇。暫然。問之。則服三花五子丸也。此古本所載耳。而修合之法稍異。則效不效應焉。比歸。請以相與。予病且老。無事于方。然願得之以濟同病者。張信士通劍術。其言多不妄。筆談

張三丰真人。治目疾碧雲膏。臘月取羯羊膽十餘枚。以蜜裝滿。紙套籠住。懸簷下。待霜出。掃下。點之神效。

即二百味草
花膏另一製法

竟州朱秀才。忽不見物。朝夕拜天。因夢神傳方。用好礬硝一兩。銅器鎔化。入飛過黃丹二分。片腦二分。銅

匙急抄入礬內收之。每點少許。即愈。張三丰
仙方

宋丞相言黃典史。病外障翳。夢神傳一方。用太陰玄精石。陰陽火煨。石決明各一兩。麩仁黃連各二兩。羊

子肝七個。竹刀切。晒為末。粟米飯丸。梧子大。每臥時。茶服二十丸。服至七日。烙頂心。以助藥力。一月而

愈。朱氏集
驗方

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王子貞卜之曰。明年三月一日。從東來衣青者。療之必愈。至時候見一人。著青縗

襦。遂邀為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利耳。為主人作之。乃持斧就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

上。遂斫下。其母兩眼忽然見物。此曲枝桑蓋井之所致。朝野
僉載

王璽集要詩云。赤眼之餘翳忽生。草中鵝不食為名。塞於鼻中頻頻換。三日之間復舊明。又倪惟德原機

啟微方。用鵝不食草。本名石胡荽。曬乾二錢。青黛川芎各一錢。為細末。噙水一口。每以米許。嚥入鼻內。洞出。

為度。一方去青黛。本草綱目

經驗方。治目障翳。以熊膽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片一二片。或淚癢。則加生薑汁些少。時

以銅筋點之。絕奇。赤眼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效。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淨一器。塵其上。投膽一粒

許。則凝塵豁然而開。同上

朱丹溪治飛絲入目。紅腫如眯。痛澹不開。鼻流清涕。用京墨臙磨。以新筆塗入目中。閉目少時。以手張開。

其絲自成一塊。看眼白上。却用綿輕輕拭出。即愈。如未盡再治。又飛絲入目。用頭垢點入目中。即出

神效。又眯目。鹽與豉。置水中浸之。視水其渣立出。同上

龔子才治一人。兩眼角出烟霧。此肝火也。以柴胡黃連等分。大劑水煎。臨臥頻頻服之。數劑乃瘥。仍宜入血藥為

要

華州陳明遠。瞽十年。漢卿視之。曰。可針也。為翻睛刮翳。欬然辨五色。同上

福建按察使沈文敏。其母隨養時。雙目失明。延一醫療之。云。障翳已重。藥不能效。乃先藥之。使不知痛。尋

以物撥轉。眼睛向內。一面向外。封閉三日而開。視物無一不見。云。眼睛惟兩角有筋係之。故可撥轉。然

非削鼻。聖手不能也。菽園雜記

京師法雲寺僧律師。失明數年。夢中有人授一方。治內外障。但神水在者。皆可療焉。二兩。二兩上脫一味。疑爲首烏抄本。

但字下空一字。又蔓青子。枸杞。蒺藜。甘菊。荆芥。穗各一兩。當歸。地黃。川芎。赤芍。防風。各一兩。半。十一味。焉字似鳥字之訛。

末之。水麵糊丸。桐子大。空腹食前。溫水下。三二十丸。僧服之。目復明。因目曰夢靈丸。元遺山續。黃堅志。

白彥良。壯歲常患赤目。一道人曰。但能不赤頭。則不病。此彥良記之。七十餘。更無眼疾。延壽書。

有人年八十餘。眸子瞭然。夜讀蠅頭字。云。別無服藥。但自小不食畜獸肝。人以本草羊肝明目疑之。余曰。

羊肝明目性也。以食百草故。他肝不然。畜獸臨宰之時。忿氣聚於肝。肝主血。不宜于目明矣。延壽書。

陳坡次女。痘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又天花

粉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泔水煮熟。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甥亦用

此效。槎菴小乘。

萬密齋治孫撫軍淮海。患目疾。因宦學政時。多閱卷而得。今每閱文案。則眼珠脹痛。用八珍湯爲主。人參

茯苓。炙甘草。酒洗當歸。酒炒白芍。酒炒生地黃。去白朮。以其川芎。竈也。以其加麥冬。五味子。柏子仁。棗仁。黃

連減半。共十一味。孫曰。何不用菊花。蔓荊子。曰。凡目疾有外因。內因。由風熱得之爲內因。宜發散。所謂

火鬱則發之也。由久視傷血得之爲內因。宜以養血爲主。所謂目得血而能視也。服十數劑全愈。

孫文垣治吳小峯。與弟小川俱病目。專科治之。益甚。其目始紅腫。次加太陽痛。繼以白星翳。疊出。脈之小

峯濡緩而大。兩目血縷入貫瞳人。薄暮則痛。虛小川則洪大鼓指。黑珠有浮翳膜。隱澀難開。大小便皆

不利。實故于小峯用補。先以清肝散與之。夏枯草五錢。香附四錢。甘草錢半。細茶五分。以撤其痛。治標藥

兩進而痛止。方法與前雙全善案同繼用人參茯苓熟地杞子桂心牛膝破故紙白蒺藜丹皮。治本則桂紙蒺藜當酌用于小

川用瀉。內用瀉肝湯。及當歸龍薈丸。外用象牙冰片末點之。凡點眼藥研須極細七日全愈。經云。實者正治。虛者

從治。小川之證。唯厥陰肝火熾盛。肝常有餘。有餘者瀉之。正治也。小峯則下虛。又為怒所激。怒則火起

于肝。肝為藏血之地。故血絲貫瞳人。而薄暮作痛。故先用清肝散。以去其痛。再用甘溫補下元之虛。俾

火得歸原。此從治也。若用苦寒降火之劑。恐血凝而痛加。且火激而愈熾矣。

姪孫眼紅腫脹。或以苦寒治時疾之劑與之。眼愈腫。且增兩太陽痛。再加石膏。病不減。且遍身脹悶。寢食

俱廢。脈之弦大無力。乃用蔓荊子桑白皮柴胡香附夏枯草甘草芽茶。一帖痛定。兩帖腫消。四帖全愈。

一女孩右目紅腫。腹中飽。乃能開。飢則不能開。此疳積寒證也。以夏枯草二錢。甘草穀精各一錢。香附一

錢五分煎服。四帖而安。

孫氏婦年過四旬。眼赤腫。太陽痛。大便三日不行。經水四日未止。諸治不效。右目內眥突生一白泡。垂與

鼻齊。大二寸餘。專科見而却走。以為奇疾。時眩暈不能少動。動則嘔吐益劇。孫脈之兩寸關俱滑。大有

力。兩尺沈微。此中焦有痰。肝胆有火。為怒所觸。而然。經云。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諸逆衝上皆屬于火。蓋

無痰不作暈也。却未其白泡乃火性急速。怒氣加之。氣乘于絡上而不下。故暴脹垂下也。古壯士一怒

目皆裂。與此理同。治當抑肝木。鎮痰火。先用薑汁益元丸。以壓火止吐。再以二陳湯。加酒連酒。芥天麻

滑石。吳萸。竹茹。枳實。一帖吐止。稍能運動。仍以二陳湯。加芩連。菊精。草夏。枯草。香附。苡仁。吳茱萸。四劑

赤腫消。白泡斂。經止而愈。俞東扶曰。此案見證甚怪。治法甚穩。因知醫病。祇要明理。毋庸立異也。

呂東莊治吳綺。厓弟。患左目痛連腦。醫以頭風治之不解。初時發寒熱。後遂壯熱不止。呂診之曰。火伏于

內。風燥泉涸。木乃折矣。非得汗不解也。或曰。汗須用發表藥。獨非風燥乎。且發汗藥。須擁被悶臥。乃得

身熱甚苦。此奈何。難得呂曰。庸醫發汗。皆屬強逼。故須擁被悶臥。然而汗不可得也。說破此輩伎倆。今

藥非此類。雖薄衾舒體。時雨自至。豈能阻遏哉。語欠乃用龍腦白朮飲子。必道遙。無疑。夜分大汗淋漓。次日

頭目爽然矣。龍腦白朮飲子。無從考核。有謂卽趙氏加減道遙散。未知是否原注。雄按議論超妙。而所用之方。仍是風劑。似與泉涸二字。失照應矣。

吳孚先治一人。目痛取竹葉一片刺鼻之迎香穴。出血而痊。鼻內迎香穴。乃手足陽明交經也。治法本

王宗蒼目珠紅赤。驚悸腸鳴。色天不澤。左手浮空。右關尺重按無力。吳曰。此肝腎交虛。不能制遊行之火。

非肺家實火也。朝服加味歸脾湯。夕服八味丸。不一月。白珠紅退。脈漸沖和矣。

楊賁亨治一貴人。患內障。性暴躁。時時持鏡自照。計日責效。數醫不愈。召楊診曰。公目疾可自愈。第服藥

過多。毒已流入左股。旦夕間當發毒。竊為公憂之。既去貴人。日夕視左股。撫摩。惟恐其發也。久之目漸

愈而毒不作。貴人以楊言不驗。召詰之。對曰。醫者意也。公性躁欲速。每持鏡自照。心之所屬。無時不在于目。則火上炎。目何由愈。故詭言令公凝神于足。則火自降。目自愈矣。雄按此移情妙法。醫能隔反勝用道遙越翹諸方矣。兵行

詭道。惟醫亦然。貴人曰。良醫也。厚禮而遣之。筠齋漫錄江西通志載此大略

范武子嘗患目痛。就張處度求方。處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心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云。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熬以神火。下於氣海。蘊于胸中。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同上

黃履素曰。予少時神氣不足。患目。每用目少過。輒酸澀無光者累日。博考方書。多云六味地黃丸可治目。予連服二三料。目疾轉甚。改用別方。補腎氣血之藥。始得少愈。後讀醫學鈞元。有目病不宜服六味丸辨。謂澤瀉茯苓滲水。山茱萸不宜于目。山萸味酸。肝開竅於目。經云肝病者。毋多食酸。凡肝病皆不宜此。三味不惟目也。言之甚詳。以予驗之。

此論良。是然從今思之。目病有屬血虛。亦有屬氣虛者。予血固不足。氣則尤虛。薛立齋治兩目緊澀。不能瞻視。以為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湯。倍加參耆而愈。予悔往時不多服前湯。而專事于補腎養血。致久不痊。迨四十後。以指麻多服前湯。原無意于治目。而目光漸充。始信往時之誤。予幼時患風弦爛眼。甚受其累。百藥罔效。遇一陳姓醫士于長安邸。授予白朮藥。令敷于眼。皆患處。隨敷隨愈。取效如神。不

肯傳方予略訪之云有吐衄在內吐蛔者小兒口中吐出蛔蟲收乾候用其中想更有製就蘆甘石配之者真奇方也。

張三錫治一人病目久不能治涼藥盡試不應診之兩手微弱命服八珍加麥冬一月如舊乃知飲食不運腸胃枯澀髮落皮皺噎膈淋閉等證目昏耳聾悉由氣液血脈榮衛衰少不能升降出入虛火阻滯而然故元府閉則小便淋濁火炎上則目視昏花有如隔簾視物之象也丹溪東垣治目昏用參耆補養氣血久靡不獲效以氣血旺則元府得利升降清明也。

一人目赤黑珠傍暗赤成瘡耳中痒作腎臟風治用四生散每作三二服卽愈時稱爲聖散聖惠方白附子黃耆獨活沙苑蒺藜也。

一人拳毛倒睫用木鱉子一個去殼爲末綿裹塞鼻中左塞右右塞左一二夜其睫自分。

治法

陸肖愚治孫憲副夫人固怒氣患兩目赤痛兩太陽亦痛治及半月赤痛益劇且腫大如桃經行數日不止大便數日不行飲食不進頭眩吐逆脈之左弦右滑上下俱陽分有餘曰相火寄位于肝胆怒氣觸之其發如龍雷不可逆折病雖上劇而下緩然實因下而逆于上也用醋炒柴胡青皮吳茱萸炒黃連鹽水炒黃柏酒炒黃芩白芍丹皮青黛竹茹爲煎劑以抑青丸合龍薈丸一日夜煎丸各二服遂減大半第大便未行經血未止煎劑仍前以抑青丸合潤字丸投之便行極澀進粥安睡明日諸證俱愈後

以清氣養榮湯調理之。

一老人年八十四。夜能細書。詢之。云得一奇方。每年九月二十三日。桑葉洗目一次。永絕昏暗。宜五月五日六月六

日立冬。探者佳。

倪新溪母陶氏。哭子喪失明。已十一年。忽一人踵門曰。吾能療瞽。時其孫上成均。宗黨會餞。具在其人曰。諸君但少留此視之。發囊出針。針其目兩眥。目頓能見物。撫其孫頂曰。吾久不覩汝。今成人矣。新溪德之。手百金謝。其人不受而去。眾以為神。雲間雜誌

九江有夫。毆其婦。致雙睛突出。適有兵過其門。令勿動。取手巾水濕盛睛。旋轉使其系不亂。然後納入。卽以濕巾裹住。令三日勿開。其婦性急。閉二日。遂解巾。眼好如故。但遇風寒常發痛。云解早之故也。奇疾方王

帶存抄輯

晉顧含養嫂失明。嘗藥視膳。不冠不食。嫂目疾。須用蚺蛇膽。含計盡不得。有一童子以一合授。含開乃蚺

蛇膽也。童子出門。化為青鳥而去。嫂目遂瘥。晉書

王叔權云。卽執中也予遊學會稽。早觀書。辰牌方食。久之患目澀。倦遊而歸。同舍遺以鹽精。數次揩目而疾除。

鹽精且爾。則青鹽之治目固也。古方用青鹽揩牙。因掬在手洗目。而目明。鹽精乃鹽倉地下之精英。資生

唐丞相李恭公扈從。在蜀中日患眼。或澁或生翳膜。或卽疼痛。或見黑花。如豆大。累累數日不斷。或見如飛蟲翅羽。百方治之不效。僧智深云。相公此病。緣受風毒。夫五臟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母能令子實。子能令母虛。腎是肝之母。今腎受風毒。故令肝虛。肝虛則目中恍惚。五臟亦然。腳氣消中消渴諸風等。皆由腎虛也。此僧深得經旨。雖未能暢發。所以終是唐人高手。諸說紛紛。徒亂人意耳。地黃丸悉主之。用生地黃熟地黃各一斤。石斛防風。皆去蘆。枳殼炒去穢。牛膝酒浸。杏仁去皮尖各四兩。右爲細末。不犯鐵器。煉蜜丸。如桐子大。空心以豆淋酒下五十丸。豆淋酒法。黑豆半升。淨揀簸。炒令烟出。以酒三升浸之。不用黑豆。用此酒煮獨活卽是紫湯。百乙方

陸景淵之子。患爛弦風眼。兩眦皆痛。淚漬兩頰。皆卽成瘡。百藥不效。因理故書。得此方試點之。須臾藥淚俱下。循瘡中流出。其間有小蟲。自此遂愈。甚妙。黃連一兩。淡竹葉一兩。柏樹皮乾用一兩半。濕用二兩。右三味。咬咀以水二升。煎至五合。稍冷用滴目眦。及洗爛處。日三四用。同上

咒偷針眼。已結赤腫。未成膿者。神驗。取患人衣衫角。以手緊捻。定於所患眼大眦上。搵之。每一搵卽念一聲。移甚底。移極眼。如此一氣念七遍。搵七遍。訖。隨身就手。撚令緊。打一結。結定自然便退。直候眠安方解。切在志誠。不須令病人知。咒語。或欲自移亦甚可。同上

朱丹溪治一人病眼。至春夏便發。當作鬱治。用黃芩酒浸南星薑製香附蒼朮俱童便浸連翹各二山梔炒一川芎

童便浸一兩半。陳皮、浸草龍胆、酒蒸蘿蔔子、青黛、各半。柴胡、三錢。為末。神麴糊丸。服之旬月而愈。治法

華川陳明遠患瞽十齡。百藥屢嘗而不見效。自分為殘人。松陽周漢卿視之曰。是醫醫雖在內。尚可治用。

針從皆入睛背。捲其翳下之。目歛然辨五色。陳以為神。續粹

趙良仁云。丹溪先生嘗用參膏治一老人。目暴不明。昏暗如夜。正靈樞謂氣脫者。目不明是也。余亦曾治。

一士人患頭風。連左目癢痛。從戴人法。于百會上星出血。皆不效。遂在頭偏左之足太陽所過第二行。

與上星對平。按之痛甚處。出血立愈。由是而言。針之與藥。必切中病。所藥與證對。然後可愈。前人之方。

不過立規矩耳。藥要或問

繆仲淳從父病後眼花。服此立愈。蓋肝腎二經虛也。真甘枸杞一斤。去蒂。真懷生地黃一斤極肥大者酒洗淨。河水

砂鍋內熬膏。以無味為度。去渣重湯煮。滴水成珠。便成膏也。每膏一斤。入煉蜜六兩。空心白湯化下。廣筆

記

黃學諭潛白。患風淚眼。每出則流淚盈頰。繆仲淳疏一方寄之。穀精草為君。蒺藜和枸杞之屬佐之。羊肝

為丸。不終劑愈。同上

薛立齋治一男子。眼赤癢痛。時或羞明下淚。耳內作痒。服諸藥不效。氣血日虛。飲食日減。而癢亦盛。此脾

腎風熱上攻也。以四生散。白附子黃耆獨活砂苑蒺藜。酒調四服而愈。又一人頭目暈眩。風膚癢。搔破成瘡。以八

風散治之亦愈

張石頑治澄和尙。患眼疾二年。服祛風清熱藥過多。致耳鳴嘈嘈不止。大便艱苦燥結。近左眼上有微翳。見燈火則大如斗。見月光則小如螢。張曰。此水虧而陰火用事也。月乃陰精。腎水內涸。不能泛濫。其光故視之甚小。燈本然膏之焰。專擾乎陰。不能勝其灼爍。故見之甚大。合脈參證。知爲平日勞傷心脾。火土二臟過燥。並傷腎水真陰也。遂疏天王補心丹與之。他如徐中翰燕及見日光則昏眩如蒙。見燈火則精彩倍常。此平昔恆勞心腎。上盛下虛所致。上盛則五志聚於心胞。暗侮其君。下虛則相火失職。不能司明察之令。得燈燭相助。故精彩勝常。此與嬰兒胎寒夜啼。見火則止之義不殊。專事眼科者。能悉此義否。

立齋曰。世傳眼眚。初生小泡。視其背上。卽有細紅點如瘡。以針刺破。眼時卽瘥。故名偷針。實解太陽經結熱也。人每試之有驗。

張子顏少卿。晚年常目光閃閃然。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體瘠而多病矣。一日求汪壽卿診。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投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囑曰。此十日內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如約。視所見白衣人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欲思飲酒。又明日黃亦不見。竟氣象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卿曰。吾固知之矣。公脾初受病。爲肺所乘。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不

固自然有觀。吾以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為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而病自愈矣。道山清話未選入

沈存中云。予為河北察訪使時。病目赤四十餘日。黑睛傍黯赤成瘡。晝夜作楚。百治不效。郎官邱革相見。

問予病目如此。曾耳中癢否。若耳中癢。即是腎家風。有四生散療腎風。每作二三服。即癢。閭里號為聖。

散。予傳其方合服之。午後一服。臨臥一服。目反大痛。至二更乃能眠。及覺目赤稍散。不復痛矣。更進。

三四服。遂平安如舊。是時孫和甫學士帥鎮陽。聞予語大喜。曰。吾固知所以治目矣。向久病目。嘗見呂。

吉甫參政。曰。予目病久不差。服透冰丹乃瘥。如其言。修合一劑。試服了二三十服。目遂愈。乃知透冰丹。

亦療腎風耳。未選入

龔子才治一人。兩目作痛。服降火祛風之藥。兩目如緋。熱倦殊甚。用十全大補湯數劑。諸證悉退。後服補。

中益氣湯。兼六味丸而愈。復因勞後。目澀體倦。仍取十全大補而痊。

一人目赤不明。服祛風散熱藥。反畏明。重聽。脈大而虛。此因勞心過度。飲食失節。以補中益氣湯。加茯神。

棗仁山藥五味。頓愈。又勞役復甚。用十全大補。兼前藥而痊。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予病目昏。將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

齒有病。當勞之。雄按此治目疾之妙法。蓮華經也。又記魯直語云。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

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東坡志林

相公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皆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悶極。諸醫方無驗。譚簡見曰。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中。則必效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又曰。須用九日。清明亭午。于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簡極有憂色。至八九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曰。量雖至小。亦可引滿。譚大喜。是日於使宅北樓。請飲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可忍。又聞動剪刀聲。乃白崔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坐既定。聞櫛然有聲。先是譚請好綿數兩染縫。至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傳以藥。遂不甚痛。請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子。指堅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後數日。詔徵入秉鈞。因語錄唐趙璘

魏玉橫曰。金封翁年近七旬。病暈厥。卽類中風也。小愈後眼花。不良于步。或教以一味白蒺藜。水泛爲丸。每早晚服四錢。既可祛風。又能明目。且價廉而工省。纔服數日。覺口咽苦燥。再服遂陡然失明。重以鬱怒。暈厥復作。目閉不語。汗出如珠。延診脈已散亂。姑以熟地二兩。杞子一兩煎服。一時醫至。不敢主方。欲就中加附子一錢。謂重劑純陰。宜少入陽藥。余曰。此證外間多用參附湯。有致筋枯皮黑。人未死而半身先死者。以衰微之陰被劫也。雄按此真閱歷之言。余亦目擊多人矣。今證屬三陰虧竭。五志之火上炎。故卒然暈厥。且病人以誤服白蒺藜之燥。失明而病作。甯可再服附子。醫乃默然去。二味服下。神氣漸甦。乃減半入沙參。麥冬。沙苑。蒺藜而愈。今常服之。兩年許。能辨磁器花色矣。後復更醫。不知何病而卒。

盧玉川年六旬外。久病脇痛。凡一切香竄古方。莫不遍嘗。後一醫與丸方。以胡盧巴爲君。餘多伐肝之品。服之脇痛果暫愈。旣而一目失明。猶不謂藥之誤也。再服則兩目俱損。脇痛轉甚。延診以大劑生熟地。杞子女貞沙參麥冬萸仁與之一服。卽愈。始悟向藥之非。然目中黑水。神光枯竭已久。不能復矣。一人年二十左右。求診無他病。唯日入則兩目無所見。此卽諺語所謂雀盲是也。其脈唯左關大。左尺極微。語之曰。君得毋新婚乎。曰然。與生地杞子牛膝甘菊沙參麥冬女貞四劑而愈。因戒其房幃擗節。否則再發成廢人矣。

方懋春內人患瘡。荆防二味爲時師治瘡所不可缺者。服四劑。不慮其芳香燥烈。竟致兩目赤腫。眵淚成障也。已逾月。漸次失明。診之兩寸上溢且弦數。令以前方加當歸白芍。數服而愈。其姪亦同此患。時已瞳人迸出。不及藥矣。

消障救睛散。石蟹錢半生研。羚羊角一錢。草決明一錢。連翹錢半。白蒺藜一錢。龍胆草五分。酒炒灰。甘菊八分。木賊草五分。漢防己一錢。茺蔚子一錢。水二盅。煎八分。食遠服。王晉三曰。白睛胬肉。狀若魚胞。世人咸用外點鉤割。殊非正治。余因製此方。以石蟹爲君。性大寒而燥。去淫濕。消胬肉。如鼓應桴。堪稱仙品。佐以羚羊角之精靈。熄肝風。散惡血。草決明療青盲。去白膜。連翹瀉客熱。散結氣。專泄大小皆之熱。酒炒龍胆草退淫熱之鬱翳。白蒺藜散風破血。木賊防己療風勝濕。甘菊化風。茺蔚行血。諸藥皆入肝。

經仍能上行於肺用之屢驗

尤在涇曰。目赤腫痛。人知降火。而不知活血。所以多不得力。只用四物湯內。地黃用生。芍藥用赤。加蒸大黃赤茯苓薄荷藥治之甚妙。此戴復菴法也。余謂目赤腫痛。人知活血。而不知治痰。脾胃壅滯。積熱生痰。積痰生熱。輾轉相因。氣沖頭目。昏痛不已者。須用半夏石菖蒲黃芩枳實茯苓陳皮。微兼菊花白蒺藜之屬治之。

耳

許叔微治一男子。年二十歲。因瘡毒後。腎經熱。右耳聽事不明。每心中拂意。則轉覺重。虛鳴疼痛。地黃湯生地枳殼羌活桑白皮磁石甘草防風黃芩木通。右為粗末。每服四錢。水煎。日二三服。不拘時候。綱目

朱丹溪治馮官人。左耳鳴。此因勞得之。法當補陰而鎮墜之。黃耆人參當歸陳皮茯苓升麻酒柏防風甘草白芍。食前熱飲。飲了去眠一覺。綱目其方則似補氣而升舉之非補陰鎮墜也

薛立齋治一人。耳內不時作痛。痛時欲死。痛止如故。六脈皆安。非瘡也。話間忽作。度其有蟲。令急取猫尿

滴耳。果出一臭蟲。遂不復痛。或用麻油滴之。則蟲死難出。或用炒脂麻枕之。蟲亦出。但不及猫尿之速

也。取猫尿法用生薑擦猫鼻其尿自出

趙養葵治一小兒患耳膿。醫以藥治之。經年累月不效。殊不知此腎疳也。用六味丸加桑螵蛸服之愈。

吳季先治張司馬素有火證兩耳腫痛係少陽風熱勸延針灸科刺聽會合六臨泣尋愈

柴嶼青治汪謹堂夫人兩耳蟬鳴。昕夕不歇。服過人參熟地四兩。無少效。柴曰。腎開竅于耳。心亦寄竅于

耳。治耳必責之腎固矣。但診得兩尺。尚屬有神。決非腎虛。左寸亦平緩無病。惟右寸關洪大。此肺胃兩

部風熱所壅而致。遂不治病而治脈。雄按鼻塞治心耳聾治肺非僅治脈也用清解之劑。不數服而右耳已愈。再服數劑。

兩耳全愈。因思耳目口鼻。雖于五臟各有分屬。而內實相通。治病惟以切脈為憑。夫固有治在此而效

在彼者。全在一心之圓機活法也。

李元淳尚書。在河陽日。蚰蜒入耳。無計可為。腦悶有聲。至以頭擊門柱。奏狀危困。御醫療之不驗。忽有人

獻方。用胡麻油作餅枕臥。須臾自出。乃愈。圖經本草綱目

江湖記聞云。有人壁風入耳。頭痛不可忍。百藥不效。用稻稈灰煎水灌入。卽死而出也。又萵草搗汁滴入。

亦能出百蟲入耳。本草綱目

薛立齋治一婦人。耳內或耳後頂側作痛。寒熱口苦。月經不調。此肝膽經火兼傷脾胃。用四君加柴胡升

麻黃耆白芍而愈。後因勞役怒氣。嘔吐脇脹。用六君子湯加山梔柴胡而安。

一婦人耳內外腫痛。胸脇不利。氣熱往來。小便不調。此肝火傷血。先用龍胆瀉肝湯四劑。諸證頓退。又用

加味逍遙散而愈。又因怒復作用小柴胡湯而痊。

一婦人經行後因勞怒發寒熱耳作痛以經行為血虛用八珍湯加柴胡怒氣為肝火用加味逍遙散勞役為氣傷用補中益氣湯加山梔而愈。

一婦人素鬱怒耳內作痛腫焮寒熱面色青黃經行則變赤用加味歸脾湯加味逍遙散而愈。

一婦人懷抱素鬱因怒耳作腫痛經行不止發寒發熱面色青赤肝脈弦數此久鬱傷脾暴怒傷肝先用加味小柴胡湯隨用加味逍遙散而痊。

一婦人因怒發熱每經行兩耳出膿兩太陽作痛胸脇乳房脹痛或寒熱往來或小便頻數或小腹脹悶皆屬肝火血虛先用梔子清肝散二劑又用加味逍遙散數劑諸證悉退乃以補中益氣而痊。

喻嘉言議王大司馬耳鳴證曰人之陽氣走上竅而下入於陰位則有溺泄腹鳴之患陰氣走下竅而上入於陽位則有望塞耳鳴之患故人當五十以外腎氣漸衰於下每每從陽上逆腎開竅於耳而以肝木為之子是以謀慮鬱怒之火一動即疏洩母氣而陰氣從之上逆與聾病相去天淵聾病者竅中另有一膜遮閉外氣不得內入故以開竅為主方書所用菖蒲麝香及外填內攻等法皆為此而設耳鳴乃陰氣沖至上竅亦隔一膜不能越出竅外止於竅中薄薄有聲如蛙鼓蟬鳴外入之聲為內聲所混聽之不清若氣稍不逆上則聽稍清氣全不逆上則聽全清矣治此之法以重用磁石為主以其重能達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也用地黃龜膠羣陰之藥輔之更用五味山萸之酸以攻之令陰

氣自旺於本宮。不上觸於陽竅。然後清清明。聲入卽通。無壅碍也。方書指爲少陽胆厥陰肝二經熱多所致。然少陽之氣能步走上竅。皆絡於顛頂。無觸筋冲耳之理。不當與厥陰混同立說。通聖散一方汗下兼用。乃治壯火之法。惟滾痰丸少壯用之多有效者。以黃芩大黃沉香之苦。最能下氣。而礞石之重墜。與磁石之用相仿也。高年之人。腎水已竭。真火易露。故腎中之氣易出難收。況有厥陰之子。爲之挹取乎。然則壯水之主。以制陽亢。如盞中添油。燈焰自小。豈非良治哉。

一婦人耳內腫痛出水。寒熱口苦。腫連頸項。飲食少思。此肝火甚也。用小柴胡湯加山梔丹皮稍愈。又加味逍遙散漸愈。用八珍湯加柴胡丹皮山梔。調補肝脾全愈。

一婦人耳內腫痛。胸脇不利。寒熱往來。小便不調。此肝經發熱也。用龍胆瀉肝湯四劑。諸證頓退。用加味逍遙散而愈。又因怒復作。用柴胡清肝散而痊。

一婦人耳內不時脹痛。內熱口乾。勞則頭暈吐痰下帶。此肝脾氣虛也。朝用補中益氣。夕用加味逍遙散而痊。

一寡婦耳內外作痛。不時寒熱。脈上魚際。此血虛之證。用小柴胡加生地。以抑其血而愈。又頂間結核如貫珠。寒熱晡熱。用加味歸脾湯。加味逍遙散。調補肝脾而愈。

一婦人耳內外或作痛。或赤腫。或寒熱。月經旬日而止。潮熱內熱。自汗盜汗。此肝脾氣血俱虛而有熱。用

歸脾湯六味丸而愈。

一婦人性急。或耳內作痛。或耳外赤腫。發熱脇脹。日晡益甚。此怒氣傷肝。氣血俱虛。朝用加味逍遙散。加黃柏桔梗。夕用歸脾湯。送地黃丸而愈。

一孀婦耳內外作痛。或頂側結核。內熱晡熱。月經不調。吐痰少食。胸膈不利。此鬱怒傷肝。朝用歸脾湯。以解脾鬱。生脾氣。夕用加味逍遙散。以清肝火。生肝血而愈。

一女子耳下腫赤。寒熱口苦。月經不調。小腹內結一塊。此肝火氣滯而血凝也。先用小柴胡。加山梔川芎丹皮。又用柴胡清肝散而痊。

一婦人耳腫痛。發寒熱。與荆防敗毒散。四劑表證悉退。以散腫潰。堅湯數劑。腫消大半。再以神效瓜蔓散。四劑而平。

一男子肝經風熱。耳下腫痛發熱。脈浮數。以薄荷丹治之。愈。薄荷皂角連翹三稜首烏蔓荆豆豉荆芥。一男子每怒耳下腫。或脇作痛。以小柴胡湯加青皮木香紅花桃仁。四劑而愈。

一婦人耳鳴內熱。經行不調。肢體倦怠。飲食無味。以肝脾虛熱。用四君加柴胡山梔丹皮甘草而愈。一男子耳內出膿。或痛或癢。服聽耳益氣湯不應。服防風通聖散。愈。甚。以補腎丸治之而愈。

魏玉橫曰。朱余二女。中表姊妹也。年十六七。朱則耳痛。常發癰。因感冒。痛暴甚。耳門連頂皆腫。以養青

湯加黃芩、羚羊、蔓仁二劑而愈。余則耳痛常流膿水，因患瘡醫與荆防發之，遂出血不止。臆間曹辣前方去羚羊，加知母、赤芍二劑，血止。數劑膿水乾，二人脈皆關弦寸鼓，乃腎與肝胆之火也。

余某早失怙恃，困苦顛連，年十四就西溪吳氏質庫食力。值冬月查盤，提唱勞劇，忽右耳暴痛不可忍，如刺如錐，約一日夜內起一疱，迸出黃水，涓滴不絕。數日乃乾，第水出則痛減，水乾則痛除。自後過勞即發，其痛至欲求死。如是者年必數次，偶問一醫，彼見少年得此，謂由暴怒傷肝，瘀血為患，教服抵當丸。不知此屬勞傷肝腎，龍雷之火上攻而然。幸合藥時肆中無蠱蟲水蛭，竟因循不服。後年二十餘，右耳漸聾，病遂不作。蓋此中經絡枯絕，火亦不能透達也。雄按余亦十四歲失怙而廢書服賈，雖困苦備嘗

少境之與先生相類，又憾學術空疎，不能起老母之危病，涕淚交流為之掩卷。

葉天士治丁某，腎開竅於耳，心亦寄竅於耳，心腎兩虧，肝陽亢逆，故陰精走泄，陽不行依。是以耳鳴時閉，但病在心腎，其原實由於鬱。鬱則肝陽獨亢，胆火上炎，清晨服丸藥以補心腎，午服湯藥以清少陽。以胆經亦終於耳也。水煮熟地四兩，麥冬一兩半，龜板二兩，牡蠣兩半，白芍兩半，北五味一兩，建蓮兩半，磁石一兩，茯神兩半，沉香五錢，辰砂五錢為衣。煎方夏枯草二錢，丹皮一錢，生地三錢，山梔一錢，女貞子三錢，赤茯苓半，生甘草四分。徐靈胎曰：方極清和可喜，耳聾之法多端，大端不過清上鎮下二條。此案方極穩當，至於外治之法，及虛寒等證，亦不可不知也。

張子和治常仲明。嘗于炎暑時。風快處。披露肌膚。為風所賊。三日鼻塞。雖坐於暖處。少通。終不大解。使服通聖散。入生薑葱根豆豉同煎。三兩服。大發汗。鼻立通矣。此由傷風而得

有人患鼻中有瘰肉。垂出鼻外。不聞香臭。用瓜蒂細辛等分。為細末。以綿包如豆許。塞鼻中。須臾鼻即通。

瘰肉化為黃水。滴點至盡。三四日愈。又聖惠方。用陳瓜蒂以羊脂和傅上。日三次效。醫學綱目

薛立齋治一男子。面白鼻流青涕。不聞香臭三年矣。此肺氣虛也用補中益氣湯。加山梔麥冬而愈。

陳都憲夫人患鼻疳。爛通鼻孔。用鹿角一兩。白礬一兩。瓦上煨過。人頭髮五錢。燈火上燒過為末。用花椒

湯洗淨。糝藥疳上。三四次即愈。如不收口。瓦松燒灰存性。研末乾糝之。即收。

一人酒齷鼻紅赤。用金花丸晚服。芩連梔柏大黃桔梗白葛粉井水為丸用六味地黃丸全料。加當歸二兩。苦參四兩。空心

服。不兩月而愈。

孫文垣治吳儀制尙卿。弱冠時。病鼻塞。不能歎者四年。且衄。寒月更甚。口渴。咽喉邊有痰核。脈之右寸關

洪滑。此肺經痰火證也。與前胡秦艽葛根薄荷石膏天花粉元參貝母山梔甘草白藥子桔梗丹皮四

帖而衄止。夜與牛黃清心丸。數粒噙之。鼻氣即通。利能嗅。噙未旬日全愈。

一婦人方妙齡。表虛易感風寒。致成鼻淵。流清涕不止。便覺頭暈。兩太陽常痛。且多噴嚏。脈之兩寸洪大。

用秦朮酒芩桑白皮馬兜鈴各八分白芍一錢滑石石膏各二錢枳殼蔓荊子各五分甘草三分四帖而愈。

病鼻赤者乃陽明胃經火上炎一方只食鹽一味研細每晨起撮少許擦齒噙水蕩漱旋吐掌中掬以洗面行之月餘而鼻色復舊且有益於齒。蘇談

吳孚先治一人患鼻淵十載乃脾肺氣虛下陷須用補中益氣湯百劑方愈不信用白芷防風辛荑川芎等味病轉甚復求治與前方百帖而痊。

丹溪治一中年人右鼻管流濁且臭脈弦小右寸滑左寸瀟灸上星三里合谷次以酒芩二兩蒼朮半夏各一兩辛夷川芎白芷石膏人參葛根各五錢分七帖服之全愈乃痰鬱火熱之證也。大還

一人鼻中流臭黃水腦亦痛名控腦沙有蟲食腦中用絲瓜籐近根三五尺許燒存性爲細末酒調服卽愈又灸法願會在鼻中直上入髮際通天在願會上一寸灸七壯隨鼻左右灸常見灸後去臭肉一塊

從鼻中出臭不可言而愈

有人卒食物從鼻中縮入腦中介介痛不得出以牛脂或羊脂如指頭大內鼻中以鼻吸入須臾脂消物

逐脂出也。治法

孫文垣治從姪中叔以暑月赴南雍一日假出索茶飲之趣從左鼻逆流而出入腹者十之三治幾一月

卽粥飯亦多鼻出矣。服藥漸加惡心。頭暈肌削。四肢無力。診畢。詢醫作何證。投何劑。曰。僉謂此疾。書所
不載。治法無稽。或云胃火。或云諸逆上衝。皆屬肝火。所用非黃連解毒。卽三黃石膏。及諸苦寒之劑。自
以多飲。火因酒動。理或爲然。然竟無效。曰。治病貴辨經絡之貫通。與臟腑之出入。豈拘拘徒守方書而
已哉。經云。咽喉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以上下者也。頰頰者。分氣之所洩也。人之涕出不收者。頰頰不
開也。此證亦類是耳。頰頰不開。故氣上而不下。會厭弱而不能揜其氣喉。夫鼻子氣喉相通。惟不揜。故
飲食逆從鼻竅而出。不見常人偶氣逆。則飲食從噴嚏出乎。今右脈緩弱無力。氣虛明矣。經云。形寒飲
冷則傷肺。脾胃喜溫而惡寒。因多服寒涼。所以惡心頭暈肌削也。蓋肺屬金而主氣。金氣旺則收斂下
降。氣下降則飲食自不逆矣。六君子湯加辛夷。桑白皮。苡仁。沈香。一進而勢緩。三進而止大半。七劑全
安。

王執中母氏。久病鼻乾。有冷氣。問諸醫者。醫者亦不曉。但云疾病去自愈。旣而病去亦不愈也。後因灸絕
骨而漸愈。執中亦常患此。偶絕骨微疼。而著艾。鼻乾亦失去。初不知是灸絕骨之力。後閱千金方有此
證。始知鼻乾之去。因灸絕骨也。若鼻涕多。宜灸顙會前頂。大人小兒之病。初無異焉。

許知可自停飲食已。必噎。服棗膏丸而愈。

本事方

孫氏姑。鼻不聞香臭有年矣。後因他病。友人繆仲淳爲處方。每服用桑皮至七八錢。服久而鼻塞忽然通。

矣。

魏玉橫曰。沈晉培年三十許。患鼻淵。黃濁如膿。時醫以爲風熱。上淫于腦。與薄荷辛夷川芎蒼耳白芷蔓荊古方。治之不效。反增左邊頭痛。所下涕亦唯左鼻孔多。就診曰。此肝火上炎爲疾耳。與生熟地杞子沙參麥冬十餘劑而愈。是證由傷風用力去涕而得者易愈。若因火盛而成。必由水虧而致。蓋肝脈上絡顛頂。督脈會腦爲髓海。爲龍火鬱蒸。故膿濁腥穢源源而下。有若淵然。久之督脈之髓亦隨輸泄。致成勞損者有之。醫學自立齋以前。宋元明初諸公未詳肝腎之治。至國朝諸老亦漸講明。然多雜者。尤桂附。惟集靈膏一方最善。治法彙載之。但云吳中一醫用之。所向神效。是亦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也。故守兔園一冊。其覆餗多矣。

一醫者徐姓。年三十來。鼻淵年餘。醫亦與辛散服之。覺反甚。遂堅守不藥之戒。此古人心靜。自能消息病情。故不爲庸手所誤。後遇予。教服集靈膏十餘帖而愈。

一費氏子。年二十餘。亦患此證。時師與辛夷蒼耳芎芷荊薄之屬。至百二十劑。後就診于予。兩手脈神氣索然。告以不可治矣。果月餘而歿。

廣筆記曰。經云。膽移熱於腦。則爲鼻淵。夫髓者。至精之物。爲水之屬。腦者。至陽之物。清氣所居。今爲濁氣邪熱所干。遂下臭濁之汁。是大能消物。腦有所傷也。治法先宜清肅上焦氣道。繼以鎮墜心火。補養水。

源此其大略耳。藥多取夫辛涼者。辛爲金而入肺。有清肅之義。故每用以引散上焦之邪。如薄荷荆芥甘菊連翹升麻鼠粘子天麻之屬。鎮墜心火。補養水源。如犀角人參天冬麥冬五味硃砂甘草山藥生地茯苓丹皮之屬。然須兼理肺肝。蓋鼻乃肺竅。而爲腦氣宣通之路。又治乎上焦。而行清肅之令。膽爲春升少陽之氣。與厥陰爲表裏。而上屬於腦。戴人有云。膽與三焦尋火治。內經謂膽怒由肝。義亦明矣。理肺用桑皮鼠粘桔梗二冬花粉竹瀝。清肝膽以柴胡白芍羚羊角竹茹棗仁川芎。或者謂世人多用辛溫辛熱之藥取效。此義何居。蓋辛熱甘溫多能宣通發散。故病之微者亦能奏效。此從治切法。非不易常經。明者察之。

口

張子和治相臺監酒岳成之病瘡。滑泄日夜不止。腸鳴而口瘡。俗呼爲心勞口瘡。三年不愈。令以長流水同薑棗煎五苓散五七錢。空心使服之。以治其下。以宣黃連與白茯苓去皮。二味各等分爲末。以白麵糊爲丸。食後溫水下三五十丸。以治其上。百日而愈。作濕火治

一男子病口瘡數年。上至口中至咽。下至胃脘皆痛。不敢食熱物。一涌一泄一汗。病去其九。次服黃連解毒湯。不旬日而愈。作實火治

一男子年二十餘。病口中氣出。臭如發廁。雖親戚莫肯與對語。張曰。肺金本主腥。乃金爲火所煉。火主焦

臭故如是也。久則成腐。腐者腎也。此熱極則反兼水化也。病在上宜涌之。先以茶調散涌之。去其七分。夜用舟車丸。溶川散下五行。比旦而斷。嗚呼。人有病口臭。而終其身者。世說以為肺系偏。而與胃相通。故臭妄論也。

立齋治廷評曲汝為。口內如無皮狀。或咽喉作痛。喜熱飲食。此中氣真寒。而外虛熱也。用加減八味丸而

愈。虛寒

一人胃弱痰盛。口舌生瘡。服滾痰丸愈甚。反瀉不止。惡食倦怠。此胃氣被傷也。與香砂六君子湯數劑。少可。再以補中益氣湯加半夏茯苓而愈。

立齋治一男子口臭。牙齦赤爛。腿膝痿軟。或用黃柏等藥益甚。時或口鹹。此腎經虛熱。以六味丸悉愈。虛熱

孫文垣治汪東之。手談過勞。口中生瘡。凡進大苦大寒之劑。十餘日瘡益甚。延及於喉。藥食難進。脈之六部俱豁大無力。有專科欲敷口疳藥。令以荆芥湯洗而引之。攪出稠涎二三碗。傾於地。偶二雞爭啄之。立斃。其毒如此。亦證之奇者。乃囑其用藥。只可吹入喉中。必俟喉全好。然後敷舌。舌好再敷口。唇毋得概敷。令毒無出路。反攻入喉。則誤事矣。謂其父曰。此虛陽口瘡也。非附子理中湯不可救。曰瘡乃熱證。況上身已熱。又天時酷暑。大熱之劑。其敢進乎。曰此陰盛格陽之證。誤服寒涼。激之。試探兩足必冷。按之果然。遂與人參白朮各三錢。大附子炮薑炙甘草各一錢。水煎冷服。服後即酣睡達旦。次早能食粥。

半盞。足膝漸暖。藥仍如舊。適散步午歸。見舉家號動。曰。本熱病。誤服熱藥。今舌腫大。塞滿口中。不能言語。不可為矣。駭其驟變。再脈之。則六脈斂而有神。面色亦和。獨舌脹大。心知為寒涼數藥所致也。乃詰之曰。今日可用數藥否。曰。已二次矣。令急取官桂研末五錢。以生薑自然汁調塗舌上。塗訖則涕淚流出口內。涎垂舌頰消去。卽令取粥與食。使壓之。庶虛火不再升。蓋舌滿脹者。乃數藥寒涼閉其毒氣。毒無從出故耳。以桂調薑汁塗之。辛散之義也。

黃師文父病口瘡。師文治之不愈。心訝之。乃密訪諸婢。果其父嘗書同一婢子寢。明日瘡作。師文卽詳其

時節。明日卽用其父所寢時。令其父淨濯足。以其藥貼脚心。不外吳茱萸生附子等藥北窗灸轆

盧不達治李某。口舌生瘡。幾三年矣。脈浮細急數。按之空虛。而尺尤甚。用立齋虛火不歸經法。以加減八

味丸料。二劑卽愈。

柴嶼青治吳穎菴少庭尉甥。閏年三十。口舌生瘡。下部泄瀉。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此陰盛於下。逼陽於上。若用涼藥清火。則有礙於脾。用燥藥治脾。則有礙於舌。惟有引火歸源之法。竟用附子理中湯。冷飲。送八味丸三錢。兩服頓愈。

光祿卿李瀛少夫人。患口瘡。醫屢投清火寒涼之劑。無效。更兼泄瀉。飲食少思。始求治。按其右關微弱。知係胃虛穀少。復為寒涼損傷。致脾胃虛衰之火。被逼上炎。則為口瘡。元藏虛寒。則為泄瀉也。惟補其火。

散其寒。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方用人參白朮附子炮薑炙甘草。李君畏不敢與服。逡巡數日。勢益困勉。用前方連進數劑。卽安。蓋口瘡非止一端。有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各經傳變所致。必須分別治之。不可執也。

陸養愚治姚明水。天稟素弱。脾腎兩虛。幸能節養。兼服溫補之劑。中年頗健。因無子置妾。遂患口瘡齒痛。初以涼膈散數錢。服之卽愈。自後常發常服。至半年許。滿口腐爛。飲食不進。脈之兩寸浮數而微。關尺浮弱而澀。謂形雖有餘。精仍不足。當嚴守禁忌。服滋補藥。涼劑不可再投矣。用八物湯倍地黃。以峻補腎水。加桂附各一分。引火歸原。經謂折之不去。求其屬以衰之是也。煎就涼服十劑。其患如失。

薛立齋治儒者劉允功。形體魁偉。冬日飲水。自喜壯實。薛曰。此陰虛也不信。一日口舌生瘡。或用寒涼之劑。肢體倦怠。發熱惡寒。乃與六味地黃補中益氣而愈。

王肯堂治常熟嚴養翁相公。春秋高而求助於厚味補藥。以致胃火久而益熾。服清胃散不效。加山梔荅連而益甚。以爲涼之非也。疑其當補。聞王善用人參。因延診而決之。纔及門。則口中穢氣達於四室。向之欲噦。此正清胃散證也。獨其熱甚。當用從治。而既失之。今且欲從而不可矣。當求其屬而衰之。用天冬麥冬生地熟地石斛升麻犀角蘭香之類。大劑投之。數日而臭已止矣。經云。諸病寒之而熱者取之。陰所謂求其屬也。火衰於戊。故峻補其陰。而熱自已。後因不屏肉食。胃火復作。大便秘。目翳耳鳴。不

能自忍。雜進寒涼。時或利之。遂致不起。嗟乎。苟知其熱涼之而已。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盧扁。何事醫乎。

鬱崗齋

筆塵

呂侯許少微。患口糜。王謂非乾薑不能愈。許猶疑之。後竟從王言而愈。從子懋錡亦患此。甚危急。熱甚。惟

欲飲冷水。王用人參白朮乾薑各二錢。茯苓甘草一錢。煎成冷服。數服乃已。噫。此豈可與拘方者道耶。

口瘡無論新舊。遇夜臥時。將自己兩掌丸。以手握緊。左右以手揉之。三五十遍。每夜睡覺輒行之。愈於服

藥。蘇談

立齋治一男子口舌生瘡。服涼藥愈甚。治以理中湯而愈。又一男子口舌生瘡。飲食不甘。勞而愈甚。亦與

前湯頓愈。

一男子口糜爛。服涼藥愈甚。脈數而無力。以四物加酒炒梔柏元參。一劑頓退。四劑而痊。

一男子口舌生瘡。脈浮而緩。飲補中益氣湯加炮薑。更以桂末含之。卽愈。又一男子患之。勞而愈盛。以前

藥加附子三片。三劑卽愈。丹溪云。口瘡服涼藥不愈者。此中焦氣不足。虛火泛上。無制。用理中湯。甚則

加附子。

一婦人常口舌糜爛。頰赤唇乾。眼澀作渴。脈數。按之則澀。此心肺壅熱。傷於氣血爲患。名熱勞證也。當多

服滋陰養血藥。彼欲速效。用敗毒寒劑攻之。後變瘵證而歿。婦人良方云。婦人熱勞者。由肺壅熱。傷於

氣血。氣血不調。臟腑壅滯。熱毒內積。不得宣通之所致也。其候心神煩躁。頰赤頭痛。眼澹昏乾。四肢壯熱。煩渴不止。口舌生瘡。神思昏沈。嗜臥少寐。飲食無味。舉體痠疼。或時心悸。或時盜汗。肌膚日漸消瘦。故名熱勞也。

焦秀才病口苦。羅謙父製龍膽瀉肝湯治之得效。內經云。有病口苦。名曰膽瘴。乃肝主謀慮。膽主決斷。爲清淨之府。肝取決於膽。膽或不決。爲之恚怒。怒則氣逆。膽汁上溢。故口苦。或熱盛使然也。寶鑑

羅謙甫治梁齊民膏粱多飲。因勞心過度。肺金有傷。以致氣出腥臭。涕唾稠黏。咽隘不利。口舌乾燥。以加減瀉白散主之。難經云。心主五臭。入肺爲腥臭。此其一也。因大飲大熱之氣所傷。從心火刑於肺金。以桑皮地骨皮苦微寒。降肺中伏火。而補氣爲君。以黃芩知母苦寒。治氣腥臭。清利肺氣爲臣。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酸溫。以收肺氣。麥冬甘寒。治涕唾稠黏。口舌乾燥爲佐。桔梗辛溫體輕浮。治痰逆利咽。膈爲使。服數劑而愈。

尤在涇曰。王肯堂治許少薇口糜。謂非乾薑不愈。卒如其言。又從子懋錡亦患此。勢甚危急。欲飲冷水。與人參白朮乾薑各二錢。茯苓甘草各一錢。煎成冷飲。日數服。乃已。蓋土濕則火斂。人多不能知此。所以然者。胃虛食少。腎水之氣逆而乘之。則爲寒中。脾胃虛衰之火。被迫上炎。作爲口瘡。其證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或手足逆冷。肚腹作痛是也。

李大富而極鄙吝。臂生肉鬚一尺長。痛不可忍。或云用刀。或云用藥。鄰有金先生者曰。我能治。須講定謝金。方醫。眾親友講以十兩為謝。金用末藥一匕。爐中燒烟熏之。即落去一寸。袖手索謝。李先付一兩。五日已好。及講完前約。乃堅不與矣。金笑曰。逆知其然也。明年必發。即百金不用藥。後果發。遂死焉。扁鵲謂重

財者為六不治之一見續金陵瑣事

晉魏詠之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室。令醫醫療之。遂閉口不語。惟食薄粥。百日而瘥。槎菴小乘

薛立齋治一婦人。懷抱久鬱。患繭臂。雜治消痰降火。虛證悉具。盜汗如雨。此氣血虛而有熱也。用當歸六黃湯。內黃芩連柏俱炒黑。二劑而盜汗頓止。仍用歸脾湯。八珍散兼服。元氣漸復。更以逍遙散。加歸脾湯間服。百餘劑。臂亦瘥。

一婦人臂裂內熱二年矣。每作服寒涼之劑。時出血水。益增他證。此胃火傷血。而藥傷元氣也。用加味清胃散而愈。後因怒。臂口腫脹。寒熱作嘔。此屬肝木乘脾土。用小柴胡加山梔茯苓桔梗。諸證頓愈。復以

加味道遙散調補元氣而愈。

一婦人生育多胎。月經不調。兩足發熱。至年餘而身亦熱。勞則足腿痠疼。又年餘。脣腫裂痛。又半年。脣裂出血。形體瘦倦。飲食無味。月水不通。脣下腫如黑棗。此肝脾血虛火盛也。彼不信。用通經藥而歿。

一婦人忿怒而脣腫。或用消毒之藥。脣腫出血年餘矣。此肝木剋脾土而血傷也。須養脾胃。滋化源爲主。彼執用前藥。反進蝕狀。如翻花瘤而歿。

一婦人懷抱久鬱。或時胃口嘈辣。胸膈不利。月水不調。嗜熱食少。體倦。脣腫已年餘矣。此脾經鬱火傷血。用歸脾湯。加薑汁炒黃連。山梔。少佐吳茱萸。嘈辣頓去。飲食稍進。乃去黃連。加貝母。遠志。胸膈通利。飲食如常。又用加味道遙散。歸脾湯間服。百餘劑。月水調而脣腫愈。

州守劉克新患齲脣。時出血水。內熱口乾。吐痰體瘦。腎虛之證悉具。用濟陰地黃丸。年許而愈。

一儒者因勞役感暑。脣生瘡。或用四物湯。加知柏之類而愈。後復作。彼仍用前藥。益甚。腹中陰冷。乃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治之而愈。

一男子素善怒。脣腫脹。服清胃等藥。時出血水。形體骨立。用補中益氣湯。加半夏。茯苓。桔梗。月餘。脣腫漸消。元氣漸復。又以四物加柴胡。炒梔。丹皮。升麻。甘草。數劑。乃去梔。加參。朮。而痊。

一男子內熱作渴。咳唾痰涎。大便乾澹。自喜壯實。此脾腎陰虧。陽旺之證。當壯水之主。不信。自服二陳。苓。

連之類。次年下唇漸腫。小便赤澇。執守前藥。唇出血水。大便黑塊。小便淋瀝。再求治。曰。大便結黑。小便淋瀝。肝腎敗也。唇口腫白。脾氣敗也。辭不赴。竟歿。

齒

元亨在大聖中。結道友登嶽頂。至明皇館故址。得斷碑數行。彷彿有古文。洗滌之。得歌一首。曰。猪牙皂角。及生薑。犀角。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煨。研細。將來使最良。揩齒固牙。髭鬚黑。誰知世上有仙方。荷葉下注云。翦荷葉心子也。因錄以歸。朝之名鄉巨公。皆依之。修用其效。響應。皇朝類苑

朱端草云。余被檄任淮西幕府時。牙疼大作。一刀鐮入。以草藥一捻。湯泡少時。以手蘸湯。搗痛處。卽定。因求其方。用之。治人多效。乃皺面地菘草也。俗人訛爲地葱。沈存中筆談。專辨地菘。其子名鶴虱。正此物也。錢季誠方。用虱鶴一枚。擢置齒中。高監方。以鶴虱煎米醋。漱口。或用防風。鶴虱煎水。噙漱。及研草塞痛處。皆有效。本草綱目

周密志雅堂雜抄。治齒痛腫云。用黑豆以酒煮汁。漱之。立愈。王修竹云。其閣中嘗用。驗。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虎鬚及熱插齒。卽愈。拔數莖與之。醫說

澤州李繼之。忽病牙痛。皺眉不語。樂景先見之。曰。何不樂也。曰。牙痛。樂曰。曾記載人云。陽明經熱有餘也。

宜天下之。乃付舟車丸七十粒。服畢。遇數知交。留飲。強飲熱酒數杯。藥爲熱酒所發。盡吐之。吐畢而痛止。李大笑曰。戴人神仙也。不三五日又痛。再服前藥百餘粒。大下數行。乃愈。儒門事親

姚應鳳視一人。脣有紅痣。無他病。苦乃謂之曰。此齒齲。三年必死。其人怒不應。三年齒潰。詣求救。謝曰。君

天譴也。不能過期矣。果歿。錢塘縣志

龔子才治一人。齒浮作痛。耳面鰓色。口乾作渴。日晡則劇。此脾虛弱也。用補中益氣湯。加減八味丸而痊。一男子每足發熱。牙卽浮痛。此足三陰虛火。用加減八味丸而不復作。

李小園患滿口牙齒疼痛潰爛動搖。飲食不下。乃牙疳也。諸醫不效。忽遇道人傳一方。用川椒炒一錢五分。銅青一錢。硼砂一錢。三味爲末。每少許擦患處。流涎立瘥。

易思蘭治一人。患齒病。每有房勞。齒卽俱長。痛不可忍。熱湯涼水俱不得入。凡有惱怒。痛亦如之。十年前尙輕。十年後殊甚。每發必三五日。呻吟極楚。竟絕慾。服補腎丸。清胃飲俱不效。一日疾作。七日不飲食。診其脈。上二部俱得本體。惟二尺洪數有力。此腎經火邪太盛也。以滋腎飲餌之。且嗽且嚥。下二盞。隨覺丹田熱氣升上。自咽而出。復進二盞。其痛頓止。齒卽可叩。永不再作。其方黃柏三錢。青鹽一錢。升麻一錢。水五碗煎湯。頻漱之。嚥下。其人問曰。吾病齒二十年。試藥不下百餘。皆未效。君用三味而奏功。何也。曰。齒屬腎。諸痛屬火。今診得脈洪數有力。愈按愈堅。蓋沈濡而滑者。腎脈也。洪數有力者。心脈也。腎

脈不沈濡而洪數是所不勝者侮其所勝乃妻入乘夫腎經中已有火邪矣如遇房勞則相火一動邪火上冲故齒長而痛也。又腎者肝之母肝者腎之子肝主怒怒氣一發則子益母氣木來生火而火愈熾矣。齒豈不長而痛乎。其用清胃飲者以牙齦屬陽明胃也此惟胃脈洪數者爲宜。今胃脈平和是胃無恙用清胃飲何益也。非惟無益且寒涼傷胃反飲食不進矣。又腎主骨齒乃骨餘腎經火盛致令齒長復用補陰丸治之中有乾薑等熱藥以火濟火其痛愈甚。故用黃柏爲君以滋腎水泄腎火青鹽爲之引升麻升出腎經火邪藥一入口便覺丹田火熱上升自咽而出腎藏一清齒自安矣何必清胃補胃哉。俞東扶曰此案醫理講得最精由於脈象認得的真而更運以巧思斯發無不中矣。清胃散之庸誠不足責卽泛用滋陰藥亦難應手。只此三味銓解甚明信乎缺一味不可多一味不必也。余鄉有患齒痛數年諸藥不效者葉天士用山萸肉五味子女貞子旱蓮草各三錢牛膝青鹽各一錢而全愈。此取酸鹹下降引腎經之火歸宿腎經可與易公方並垂不朽。雄按謝再華室患上齦右痛匝月益劇四晝夜不能合目。渾身肉顫足冷面紅舌赤無津。余視之患處不腫脈軟無神氣衝覺冷乃肝火爲患也以鹽湯送下滋腎丸三錢一睡而愈。

呂東莊治許開壅病齒上齦從耳根痛起便苦楚不可耐醫用平胃降火藥日增劇診之關滯而尺衰授方以熟地爲君杜仲爲臣女貞甘草黃柏山藥山萸爲佐其尊人青臣舉以問醫曰此方何如醫曰大

謬不可服。問其謬狀曰：齒病爲陽明之火，與腎何干，而俱用補腎藥耶？青臣曰：果爾，則吾知此方之妙矣。乃更邀往視。呂曰：病見於上，而治當從下起。此有步驟，不可責速效也。仍用前藥數劑，繼用人參、白朮、茯苓、甘草、芍藥、仁遠、志當歸、黃耆、丹皮，數劑痛已減而未去也。診其兩尺已應。右關以上皆平，和惟左關尚鬱塞。曰：今當爲君立除之。遂用補中益氣湯，加龍膽草，卽愈。後小發，復加減前方愈之。因囑之曰：此雖小疾，而其根在下，當謹調攝，毋使頻發也。

孫文垣治昆池內人患牙痛。一晚暈厥三次。次日兩頰紅腫，痛不可支。且洒淅惡寒，寢食以廢。與清胃湯，加石膏爲君，白芷爲臣，連翹爲佐，北細辛爲使。服之痛如失。外以明礬爲末，大五倍子一枚，入礬滿之。炭火炙，以礬紅炙爲末。不時擦牙痛處立止。此方多效。

孫燮齋因食雞嚼骨，迸碎其齒，出血至暈。自後遇雞鳴時，輒痛不可忍。餘時則否。凡燕會遇雞湯羹，則痛發。卽不染指，痛亦然。如是數年。其家禁不畜雞，親舊欲招之者，必先戒廚人弗用也。後有人教食黃鼠狼，家人乃設法捕得一頭，烹而進之。孫以其物異，心惡之，強飲湯數呷。爾後遇雞輒啖如常了無所苦。

新案

文潞公方。治牙齒風熱上攻腫痛。獨活、地黃各三錢，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和滓溫服。臥時再用。薛立齋治毛宗伯齒痛。胃脈無力，用補中益氣，加生地、丹皮治之而愈。

本草

楊考功齒動作渴屬脾胃虛弱陰火熾甚用補中益氣加炒黑黃柏四劑又服加減八味丸諸證頓愈
王侍御齒搖齦露喜冷飲食此胃經濕熱先用承氣湯以退其火又用清胃散以調理而齒固繼用六味
丸以補腎而痊

一男子晡熱內熱牙痛齦潰常取小蟲此足三陰虛火足陽明經濕熱先用桃仁承氣湯二劑又用六味
丸而愈

茯苓石膏龍骨各一兩寒水石二兩半白芷半兩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雙末之早晚揩牙龋時王文
漢卿得此方於鱗撫折守折守得於國初洛陽帥李成折年逾九十牙齒都不疏豁亦無風蟲王公今
九十食肉尚能齒決之信此方之神也續夷堅志

薛立齋治一婦人因怒齒痛寒熱作嘔用清胃等藥益甚此肝火傷胃寒藥復傷故也用六君子加白芍
柴胡山梔而愈

一婦人發熱齒痛日晡益甚月水不調此脾經血虛用逍遙散加升麻尋愈後因怒復痛仍以前藥加川
芎而痊

一婦人胃中嘈辣甚則熱痛後患齒動此胃中痰火也用二陳加芩連下越鞠丸而瘳

一婦人因怒牙痛寒熱此肝火侮脾土用小柴胡加芎歸芩朮山梔而疼痛止用加味逍遙散而寒熱退

一婦人每產後齒齦動搖皆痛踰月乃止此氣血虛動也後復懷妊臨月與十全大補湯二劑令產後煎服其齒不動如故

廷尉張中梁齒動搖用安腎丸考功楊仲玉齒動用補中益氣湯侍御王濟川齒搖齦露用承氣湯文選鄭伯興齒腦痛用羌活附子湯顏金憲齒痛用涼膈散郭職方過飲用清胃散黨吏部風熱用犀角升麻湯朱工部血氣虛用十全大補湯沈大尹頭腦齒痛頭重手足厥冷此風寒入腦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並愈

一男子齒痛脈數實而便秘用防風通聖散即愈

一男子齒痛胃脈數而有力以清胃散加石膏荆防二劑而痊

一男子齒痛甚胃脈數實以承氣湯一劑即止

一男子齒痛脈浮無力以補中益氣湯加黃連生地石膏治之不復作

一老人齒痛午後即發至晚尤甚胃脈數而實以涼膈散加荆防石膏

王教授云有老婦人舊患牙疼人教將兩手大指交叉以大指頭盡處爲穴灸七壯永不疼恐是外關穴

也穴本手少陽去腕後二寸陷中泉州一艸子妻舊亦苦牙疼人爲灸手外踝穴近前些子遂永不疼

但不知千金所謂足外踝耶手外踝耶識者當辨之

百乙方

辛帥舊患傷寒方愈食青梅已而牙疼甚有道人爲之灸屈手大指本節後陷中灸三壯初灸覺病牙癢再灸覺牙有聲三壯疼止今二十年矣恐傷豁穴也銅人云此穴治齒痛手陽明脈入齒縫中左疼灸

右右疼灸左效同上

昔率爲樂清主簿者蛙牙疼不可忍號呼之聲徹於四鄰用藥不效有丐者獻一方用之即安以漢椒爲

末及巴豆一粒同研成膏飯爲丸如棗豆大以綿裹安在蛙牙孔處立效同上

馬敏叔說一村媪苦牙痛百藥不效用絲瓜兒俗呼爲磨蘿燒灰存性爲細末擦痛處立止同上

香白芷太平州道地者不拘多少硃砂一分白芷並另研右爲細末入硃砂拌勻煉蜜如櫻桃大每用一丸擦痛立止廬州郭

醫傳云渠親曾累取效盡勝他藥此藥乃濠梁一村婦人以醫治帥母夫人者倉卒不用硃砂及蜜亦可其功只在香白芷耳趙從簡府判所用只白芷細辛二味等分亦每作效同上

李莫安撫女子退齒踰年不生甚以爲撓因過平江會李亮卿語之李云予有一方已經試驗用之一月

齒遂生用雌烏雞雄烏雞糞以二雞各畜之舊鞋底麻底尤佳右三物等分燒灰存性研細入麝香少許同研傳於

齒齲同上

立齋治黨吏部頰頤腫焮至牙齲右關脈數此胃經風熱上攻也以犀角升麻湯治之而消

郭職方齒腫焮至頰頤素善飲治以清胃散數劑而愈一男子患齒痛服清胃散不應服涼膈散而愈盛

子用補胃丸治之而愈。

固齒方。取老鼠頭骨牙。同鹽煨存性。研細以擦動牙。卽堅固不搖。

來天培治一婦人。五旬患齒痛連腦。兩頰赤腫。惡寒發熱。脈細而澀。此肝脾鬱結爲患。治以逍遙散。加熟地石膏荆穗杞子一劑而腫痛減。再劑而諸證釋然。

脫齡

羅太無治一人。伸頸而頰車蹉。但開不能合。以酒飲之。令大醉。睡中吹皂角末搯其鼻。嚏透卽自正矣。醫學

綱目

龔子才治一人。因怒氣大叫。下頰脫落。任掇不上。衆莫措手。令以烏梅槌餅塞於兩頤。至牙盡頭控處。張口流涎。須臾隨手掇上。

張三錫治一婦人。錯下頰。古謂脫金鉤。兩手脈弱。用八珍湯加升柴遂全愈。先用手法掇上。正骨科當知。雄按余治一人。以大劑熟地枸杞龍眼肉而愈。

續名醫類案卷十七終

一、因感寒大加不醒...

一、因感寒大加不醒...

一、因感寒大加不醒...

一、因感寒大加不醒...

一、因感寒大加不醒...

一、因感寒大加不醒...

一、因感寒大加不醒...

一、因感寒大加不醒...

一、因感寒大加不醒...

續名醫類案卷十七終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同校

舌

張子和南隣朱老翁年六十餘歲身熱數日不已舌根腫起和舌尖亦腫腫至滿口比原舌大二倍一外科以燔針刺其舌兩旁下廉泉穴病勢轉凶將至顛噦張曰血實者宜決之以銚針磨令鋒極尖輕砭之日砭八九次血出約一二盞如此者三次漸而血少痛減腫消夫舌者心之外候也心主血故血出則愈又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燔針艾火是何義也

元順帝之長公主駙馬剛噶勒藏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濟爾乃伊囉勒琨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邊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輟耕錄

宋度宗欲賞花一夜忽舌腫滿口蔡御醫用蒲黃乾薑末等分乾摻而愈蓋舌乃心之外候而手厥陰相火乃心之臣使蒲黃活血涼血得乾薑是陰陽相濟也芝隱方本本草綱目

仙傳外科云有人偶含刀在口割舌已垂未斷一人用雞子白皮袋之糝止血藥於舌根以蠟化蜜調沖和膏敷雞子皮上三日接住乃去皮只用蜜蠟勤敷七日全安若無速效以金創藥參治之用雞子白

皮。但取其軟而薄。護舌而透藥也。本草綱目

凌漢章治一男子。病後舌吐。凌兄亦知醫。謂曰。此病後近女色太早也。舌者心之苗。腎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陰虛。其穴在左股太陽。是當以陰攻陽。凌曰。然。如其穴針之。舌吐如故。凌曰。此知瀉而不知補也。

補數劑。舌漸復故。明史

何首庸治前鋒賴將軍。舌本腫。出不能縮。何曰。心氣亟熱也。如久則飲食不下死矣。炙飲器灼之。腫消。再

投以湯劑立愈。雲南通志

龔子才治一人舌腫。舒出口外。舌者心之苗。又脾之經絡連舌。本散舌下。其熱當責諸心脾。二經所謂熱勝則腫也。用草麻子去殼。紙裏搥出油。透紙作燒撚烟熏之。內服清利心脾之劑而愈。不外益元合導赤

一人舌青黑有刺。乃熱劇也。欲以舌貼土壁上稍可。良由思慮過度。怒氣所得。為製一方。名清心散。服之即效。赤茯苓。棗仁。麥冬。胡麻仁。黃連各一錢。遠志五分。木通連翹各八分。甘草三分。清水煎。

一膏梁之人患舌腫。數服皆消腫之藥。舌腫勢急。與刺舌尖。及兩旁出紫血杯許。腫消。二更服犀角地黃湯二劑。翌早復腫脹。仍刺去紫血杯許。亦消一二。仍服前湯。良久舌大腫。又刺去黑血二杯許。腫漸消。忽寒熱作。嘔頭痛作暈。脈浮洪而數。此邪雖去而元氣愈傷。與補中益氣。倍參耆歸朮。四劑而安。又數劑而愈。

鄭秋官過飲。舌本強腫。語言不清。此脾虛濕熱。用補中益氣。加神麩麥芽乾葛澤瀉而愈。

柴嶼青治滿少司農。諱兆惠。內閣侍讀。同在軍機處。值宿。患重舌腫痛。問曰。曾服通經散瀉火。而病不除。

何也。答曰。火有諸經。豈可混治。誅伐無過。幸汝年少。未至大害。診其右關洪實。胃火特甚。時已薄暮。清

胃散一服。而次早霍然。

薛立齋治一婦人善怒。舌痛煩熱。或用降火化痰藥。前證益甚。兩脇作脹。又服流氣飲。肚腹亦脹。經行不

止。此肝虛不能藏血。脾虛不能攝血。而前藥復傷也。用加味歸脾湯。加五味子而愈。

學士吳北川過飲痰壅。舌本強硬。服降火化痰藥。痰氣益甚。肢體不遂。薛作脾虛濕熱治之而愈。

二守韓宗器不慎起居。舌脹如菌。痰涌便秘。服芩連二陳之類。脈浮而數。欲針出血。薛謂此足三陰虧損之證。且有形而不痛者。陽之類也。法當峻補其陰。毋損其血。況虛浮之脈乎。遂朝補脾肺。夕滋腎肝。而愈。後因大勞。面目俱赤。遍身搔癢。時已仲冬。曰。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乃用制火壯水之劑而愈。

搖城金允文。舌脹吐痰。反服降火化痰。針刺出血。便秘痰甚。診之左尺關洪數。右寸關弦數。用滋腎水生肝血益脾胃之劑。諸證少愈。因近火頭面赤身癢。六脈弦數。薛謂此水竭火升之象。難免於春二月矣。於次年清明日果卒。

大尹王汝鄰兩足發熱吐痰如涌左尺數而無力此是三陰虛彼反服四物二陳知柏之類喉舌作痛又服清熱敗毒之劑其舌如赤桃脈洪數而無力此脾肺弱腎經虧甚虛火上炎水泛而為痰也當滋化源以生腎水遂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而愈

李莫安撫內子夜半忽不能言燭之乃舌下生一舌急取外臺一方用新真蒲黃羅細末敷之如此五七次即愈須吐去再敷百乙方

有人自行被擷穿斷舌心血出不止以米醋用雞翎刷所斷處其血即止仍用真蒲杏仁去皮鵬砂少許研為細末煉蜜調藥稀稠得所噙化而安得效方

馮楚瞻治李工部一日忽發熱牙牀腫爛舌起大泡白胎甚厚疼痛難忍或用清解之藥口舌腫爛益甚數夜不寐精神恍惚狼狽不堪其脈兩關尺甚微惟兩寸稍洪耳曰龍雷之火亦能焚草木豈必實熱方使口舌生瘡乎蓋脾元中氣衰弱不能按納下焦陰火得以上乘奔潰腫爛若一清胃中氣愈衰陰火愈熾急為溫中下二焦使火有所接引而退舍矣乃用白朮八錢炮薑三錢溫中為君炒麥冬三錢清上為臣牛膝三錢五味一錢下降斂納為佐附子一錢五分直煖丹田為使如是數劑精神漸復腫者消而潰者愈矣未選入

一人無故舌縮不能言用芥菜子研末醋調敷頸項下即能言服清脾降火等湯再用紫雪冰片散吹之

而安。

錢國賓治板橋李氏僕劉二。與租房之婦私年餘不收其租。一日主人算賬無抵。劉二坐逼。婦恨將劉舌咬下二寸。延視根腫滿。湯水不下。製金瘡藥。用敗龜板燒烟帶黑色一兩。血竭一錢。冰片三分。共末糝上。血痛俱止。腫尙未消。其人昏昏不省。夢關帝示以半紅半白雞豆大藥一粒。用無根水吞。汝卽生矣。驚覺難言。討筆書。衆人方知。自是其腫漸消。可瀉飲湯。至於薄粥。其舌長完。比前大小一樣。日服參耆歸朮湯愈。

蔣仲芳治一同學。年二十餘。患腮腫。醫以清涼散火之劑。不一夜。舌忽腫塞口。命在須臾。叩門求救。診其脈微細而數。大便四五日不行矣。微數雖屬虛火。而便結又已屬實。乃用百草霜吹舌上。內用酒蒸大黃五錢。肉桂一錢。引火下行。一劑而愈。

咽喉

李王公主患喉癰。數日腫痛。飲食不下。纔召到醫官。言須針刀開口。方得潰破。公主聞用針刀。哭不肯治。痛逼水穀不入。忽有一草澤醫曰。某不使刀針。只用筆頭蘸藥。癰上霎時便潰。公主喜。遂令召之。方兩次上藥。遂潰出膿血一盞餘。便覺痛減。兩日瘡無事。今傳其方。醫云。乃以針繫筆心中。輕輕畫破腫處。

乃潰散耳。名醫錄 此與舊案苑九思法同凡 喉病當用針者此法甚妙故首錄之

元祐五年自春至秋。邠黃二郡人患急喉痹十死八九。速者半日一日而死。黃州推官潘昌言得黑龍膏方。救活數千人。其方治九種喉痹。用大皂角四十挺。切水三斗。浸一夜。煎至一斗半。入人參末半兩。甘草末一兩。煎至五升。去渣。入無灰酒一升。釜煤二匙。煎如餲。入瓶封埋地中。一夜。每用溫酒化下一匙。或掃入喉內。取惡涎盡為度。後噙甘草數片。本草綱目

孫兆治文潞公。一日喉腫。翰林咽喉科治之。經三日愈甚。上召孫治之。孫曰。須得相公判筆一管。去筆頭水。沾筆點入喉。便愈。孫隨手便刺。相公昏仆。不省人事。左右皆驚愕流汗。孫曰。非我不救。相公須臾更嘔出膿升餘。旬餘乃平復如故。見上。上喜曰。孫兆良醫。甚有手段。即前草澤醫針法

孫押班治都知潘元從喉閉。孫以藥半錢吹入喉中。少頃吐出膿血立愈。潘詣孫謝曰。大急之患。非公不能救。救人之急。非藥不能療。贈金百兩。願求方以濟非常之急。孫曰。用猪牙皂角白礬黃連各等分。置新瓦上焙乾為末。即授以方。不受所贈。萬病回春其方已見舊案

一竇林治一人患喉痹。痰氣上攻。咽喉腫塞。灸天突穴五十壯。即可進粥。服薑附湯一劑。即愈。此治肺也。
一人患喉痹。頤頷粗腫。粥藥不下。四肢逆冷。六脈沉細。急灸關元穴二百壯。四肢方暖。六脈漸生。但咽喉尚腫。仍令服黃藥子散。吐出稠痰一合。乃愈。此治腎也。
一人患喉痹。六脈細。為灸關元二百壯。六脈漸生。一醫曰。此乃熱證。復以火攻。是抱薪救火也。遂進涼藥。

一劑六脈復沉。咽中更腫。醫計窮。用尖刀於腫處刺之。出血一杯而愈。蓋此證忌用涼藥。痰見寒則凝。故用刀出其肺血。而腫亦隨消也。

張子和治一婦人。病咽喉腫。漿粥不下。數日腫不退。藥既難下。針亦無效。以當歸荆芥甘草煎使熱。漱之以冷水。拔其兩手。不及五六日。痛減腫消。飲食如故。咽喉之病甚急。不可妄下針藥。

婁全善治一男子。喉痹於大溪。疑卽太溪穴。刺出黑血半盞而愈。由是言之。喉痹以惡血不散故也。凡治此疾。

暴者必先發散。發散不愈。次取痰。不愈。又次取汚血也。

薛立齋治一婦人。咽間作痛。旬餘突腫。如赤楊梅狀。兩月後始潰而不斂。遍身筋骨亦痛。諸藥不應。此時行楊

梅瘡也先以土萆薢湯數劑而斂。更以四物湯倍加土茯苓黃耆二十餘劑。諸證悉愈。

薛立齋治甫田史侍衛。患喉閉。以防風通聖投之。腫不能噦。此證須針。乃可。奈牙關已閉。遂刺少商穴出

血。口卽開。更以膽礬吹患處。吐痰一二碗許。仍投前藥而愈。常見患此病者。畏針不刺多斃。此筆頭藏針之法爲

至妙也少商穴。在手大指肉側。去爪甲角韭葉許。

薛立齋治于縣尹。喉痹腫痛寒熱。此手少陰心火。足少陰相火。二經爲病。其證最惡。惟刺患處。出血爲上。

因彼畏針。先以涼膈散服之。藥從鼻出。急乃願刺。則牙關已緊。不可刺。遂刺少商二穴。以手勒去黑血。

口卽開。乃刺喉間。治以前藥。及金鎖匙吹之頓退。又以人參敗毒散加芩連元參芩四劑而平。經曰。

火鬱發之發謂發汗出血乃發汗之一端也。涼膈散連翹大黃芒硝甘草黃芩薄荷梔子。

廷評張汝翰患喉痛日晡益甚。此氣血虛而有熱。用八珍湯而愈。後每入房發熱頭痛。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及六味丸常服。後不復作。

一儒者三場畢。忽咽喉腫閉。不省人事。喘促痰涌。出汗如水。肢體痿軟。脈浮大而數。此飲食勞役無度。虛火上炎。用補中益氣加肉桂一劑頓甦。上盛下虛者此方未可輕用。

李通判咽喉腫痛。口舌生瘡。此上焦風熱。先用荆防敗毒散二劑。喉痰漸愈。又以元參升麻湯。口舌遂愈。孫文垣治姪婦。下午喉腫。近來痰多暈厥。一日二三發。頭痛面赤。素未生育。左脈弦大。右寸關滑大。有力。以荆芥薄荷甘草桔梗元參僵蠶柴胡枳殼竹茹貝母水煎。連進二劑。其夜得睡。惟背脹怔忡。痰猶不清。面多熱。用黃芩枳殼甘草桑白皮地骨皮天花粉元參前胡半夏麩橘紅山梔調養而安。

張景岳治王蓬雀。年出三旬。患喉痹十餘日。頭面浮大。喉頭粗極。氣急聲啞。咽腫口瘡。痛楚之甚。一婢倚背坐而不臥者累日矣。察其脈則細數弱微之甚。問其言則聲微似不能振者。所服皆芩連梔柏之類。此蓋傷陰而起。復爲寒涼所逼。致寒甚於下。格陽於上。水飲難入。而尤畏煩熱。張曰危哉。少遲半日必不救矣。遂與鎮陰煎。以涼水頓冷。徐徐使嚥之一服。頭頸腫痛盡消。繼用五福飲之類。數劑而起。來宅婦年近三旬。因患虛損。更兼喉癰疼痛。多醫罔效。脈數而無力。大便溏瀉。所服皆清火退熱之劑。而

喉愈痛。知其本非實火。多用寒涼。肚腹復不實。亦隔陽之類也。以理陰煎及大補元煎之類。出入間用。不半月而喉痛減。不半年而疾全愈。

景岳在燕都。嘗見一女子。年及笄。於仲秋時。無病而喉竅緊澹。息難出入。不半日緊澹愈甚。診其脈。無火也。問其喉。無腫無痛也。面清目澄。不能語。其聲之細如針。息之窘如綫。伸頸掙命。不堪之狀。甚可憐也。

據證候絕。非外證能以左歸合生脈投之。尙可生心疑之。不得其解。意謂風邪閉塞喉竅。非辛溫不解散。遂以二陳湯加生薑。

噫下愚之俗工也。毫忽無效。意欲用獨參湯以救其肺。葉天士曰。若肺氣竭絕。必自汗氣喘。此是閉塞關竅。不通而死人。參則愈閉。其氣焉得不死。景岳立言害人。可效耶。竟一日夜而歿。後又一

淺然見其勢危。若此。恐滋謗怨。終亦未敢下手。他醫見之。亦束手而已。此輩寧

人亦如此而歿。若此二人者。至今莫識其所以病。此終身之疑竇。殊自媿也。然意其必肺氣竭絕而然。

倘再值此。恐非獨參湯。決不能救。筆之以俟後之君子。按丹溪云。咽喉腫痛。有陰虛陽氣飛越。痰結

在上。脈必浮大。重取必澹。去死爲近。宜人參一味濃煎。細細飲之。如作實證治之。禍如反掌。觀此丹溪

之學。何可薄哉。傳忠錄之言。九原有知。宜滋媿矣。

葉天士曰。鎖喉風。杜撰立名也。病有閉證脫證。閉證者。氣道閉塞。關竅不通而死。脫證者。大汗大吐大瀉。

虛脫而死。閉證當以開通關竅爲急。脫證當以補虛收斂爲要。卽如此女之病。乃閉證也。夫女子善懷。

性執抑鬱者。多年已及笄。未免有難出諸口者。憤悶抑鬱。肝氣不得疎泄。決非一日交秋令。則肝氣愈。

斂或食生冷。或受寒涼。鬱過肝氣。肝性促急。觸而暴發。上干心肺之竅。口不能言。無腫無痛。見面色之青者。知其爲肝病也。經云。暴病暴死。皆屬於火。火鬱於內。不能外達。故似寒證。關竅閉塞。經絡不通。脈道不行。多見沉滯無火之脈。此時治法。惟用紫金丹。以淡薑湯磨灌。則關隘必開。因內有麝香通竅也。開口之後。然後用二陳。加石膏。蒲鬱。金枳殼。香附之類。降之。視爲脫證。用參。此雪上加霜耳。凡治難明之證。必有至理焉。故不得不爲之細辨。景岳自恃絕世聰明。毀謗前賢。今遇此等證。束手無策。毫無見識。而竟以獨參湯議補。何得謂之明理乎。余在新場鎮。閔介申家。彼一僕婦。在閔若舟家爲乳母。年滿歸家。適屆中秋。往彼候安。因食梨藕生冷。一時喉間鎖定。不能出聲。不知痛癢。手足冰冷。面色白而青。脈息沈伏。藥不能進。余以前法治之而安。蓋因鬱怒。又食生冷而起也。又裁衣費姓之女。年已二十外。未嫁。忽然仆倒。手足冰。面色青。無痰聲。不開口。脈息伏。亦用紫金丹。開口進藥而愈。如此證者甚多。凡遇不開口。無痛楚。忽然而起者。先以開導關隘爲第一著。語言得出。可以得生。若認爲虛。妄用人參。無有不死者。附太乙紫金丹方。山慈姑。川文蛤。各二兩。紅芽大戟。白檀香。蘇合油。各一兩五錢。千金紫霜一兩。飛淨明雄黃。琥珀。各五錢。冰片。麝香。各三錢。右十一味。各研極細末。再合研勻濃。糯米飲杵丸。如綠豆大。外以飛淨辰砂爲衣。此方治濕癩疫癘之邪。瀰漫薰蒸。神明昏亂。及霍亂吐瀉。痧脹腹痛。水土不服。嵐瘴中惡等證。兼解諸毒。薛一瓢云。比蘇合丸而無熱。較至寶丹而不涼。兼太乙丹之解毒。備二

方之開閉。洵仙品也。雄按今世上所行太乙丹藥品龐雜燥熱。惟風餐露宿。蒸霍寒濕為病者。服之頗宜。若一概施之。誤人匪淺。

楊乘六治房氏子。年近三十。病咳嗽。午後稍安。醫作傷風。連進芎蘇十神等劑。咽喉腫痰涎上涌。更醫則以為喉痹也。猛用芩連苦寒之劑。熱益甚。喉益閉。氣喘如鋸。不寐不食。危證悉具。脈之輕按滿指。兩尺更覺有力。面油紅。其舌枯黑。其唇焦燥生皮。其氣自臍下衝上。此腎水不足。六味證也。乃不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反用風燥以劫其陰。煽其火。致痰涌咽閉。復用苦寒以傷之。病劇而危。又何怪乎。遂與都氣飲一劑。喘息定而熟睡。醒則腫痛痰涎已減。飲食漸加。繼用六味。合生脈歸脾。加白芍間服。月餘咳嗽亦愈。

吳氏婦。兩目赤腫。上連太陽。下及肩胛。雜用荊防辛芷之屬。赤障如膜。目痛轉盛。口燥唇乾。喉中如烟。火上沖。室塞不通。利重以苦寒之劑。生冷之物。遂至咽喉腫閉。點水難吞。勢甚急。脈之兩尺浮而軟。兩寸洪而旺。兩關緊而細。舌見紫色。上加微黃而胖。診問聞一嫗云。昨日尚喫大柿數枚。今水不能下咽。縱有仙丹。奈喉嚨作壩。何得此數語。益悉腫閉之故。為想一進藥之法。即令老嫗取磚一塊。投火煨熱。夾布數層。熨於氣海。妙法可師頃之覺滿腹溫和。試以米湯可嚥矣。遂與附子養榮湯。服後即睡。至晚腫閉如失。蓋此本由肝脾虛火上沖。妄用發散。火得風而愈熾。重以苦寒生冷。致下焦益寒。火不能下歸。壅逼

於上而爲腫閉故溫補一劑而愈

馮楚瞻治何太學。咽喉口舌腐爛而不疼。胸膈脹閉。不寐不食。脈之左寸關弦洪搏指。右寸關沉微欲脫。乃平時勞心惱怒。以致內傷身熱。醫誤發散。乃見紅點。認爲麻疹。更用疎解清托。遂困倦益甚。頰內腫硬。疑爲疹毒。更用清涼解毒。於是脹悶不堪。疼痛欲絕。蓋勞傷發熱。原係中氣不足。誤發散而榮氣逆行。乃爲斑點。復誤清解。致陰火上浮。齒頰爲腫。又謂疹毒益進。寒涼清解。脾胃愈虛。元氣愈損。於是咽喉腐潰成穴而不疼。如物失天日照臨。易爲腐壞。名爲陰爛。非若陽火衝擊爲腫爲痛也。以熟地一兩二錢。炒白朮麥冬二錢。五味八分。製附子一錢五分。二劑脹減睡安。改用人參三錢。棗仁二錢。熟地四錢。當歸一錢五分。牛膝麥冬各二錢。五味六分。肉桂八分。薑棗煎。二劑神爽思食。咽喉如痛。此陽和已轉。如凍解而水活。故知疼也。外用銅青三錢。煨人中白二錢。牛黃一分。冰片二分。麝香一分。研極細。少許吹之。涎痰涌出。再吹再流。不日而愈。

吳孚先治柯子甯。患咽喉齒痛。脈沉細。足冷。大便泄瀉。此腎虛龍火飛騰。欲用金匱腎氣。彼疑火證。恐桂附不合。或以石膏連翹苦寒進之。其病尤甚。復求治。用前方一劑減。二劑痊。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噴嚏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磨水塗喉。

外良愈。救園雜記

金陵黃泥巷楊馬軍治咽喉擊法。以中指蘸藥少許於喉中用力一撚腫處出血并痰涎。隨卽能下湯水。

絕妙。卽前用針刺之意。藥恐僞也。治法

陸養愚曰。郁仲開室人。壬子年忽患咽喉阻塞。湯水不入。六脈平和。身無寒熱。但氣逆喘滿。晝夜不眠。雄按

此痰血阻隔之證。其人必多鬱怒。脈反平和者。氣機窒滯而流。行自緩也。苟不吐出。卽爲關格。亦有阻於咽而飲水卽噎者。予與諸君俱作痰治。藥到卽吐。強噉一

口。面色紫脹。氣窒睛突。躁亂靡甯。狀如發狂。嘔盡藥汁。則略可投牛黃。亦不納。疑受暑。與新汲水亦如

之。又與淡薑湯蘇合丸重捺內關。俱無一效。經七八日。或云脈不病。而證如是。乃關格也。今藥不下。咽

雖靈丹亦無如之何矣。兩日后。驀然鼻聞鰕香。遂作湯與之。甫吞半瓊。嘔出紫血數塊。胸膈頓寬。卽飲

米飲。漸進稀粥。守之數日。不藥而愈。可謂奇證。書之以俟教。

薛立齋治一婦人。產後喉痛。服清熱等劑。益甚。此膀胱經血虛也。蓋膀胱之脈。上行至喉而還。用八珍湯

加丹皮柴胡酒炒黑黃柏二劑而愈。

孫真人曰。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吐之不出。吞之不下。噙生薑片。五十日愈。以意逆之。當是寒傷經絡。氣血

不和。浮於咽中。婦人血分受寒。多積冷氣。故有此證。予用破棺丹。噙化頻咽。之曾治數人。多效。蓋喉者

候也。喉出天氣。咽者嚙也。咽出地氣。故喉爲呼吸之咽。乃穀食之路。其或憂思內結。風冷外侵。痰氣隔

塞。逆於喉嚨。妨碍飲食。久而成翻胃。噎膈證者。有之矣。葉杏林 女科

婁全善曰。洪武戊辰春。鄉村病喉痹者甚衆。蓋前年終之氣。二火之邪也。予累用甘桔湯。加黃連。半夏。僵蠶。牛蒡等劑。發之。挾虛者。加參耆歸芍輩。水漿不入者。先用解毒雄黃丸。醋磨化灌之。喉痰出。更用薑汁灌之。却用上項藥。無不神效。若用膽礬等酸寒點過者。皆不治。蓋邪鬱不出故也。

陳自名治一男子喉痹。水漿難下。又一男子纏喉風。痰涎涌盛。與神仙追毒一粒並痊。方見蟲門

薛立齋治一男子咽痛而脈數。以荆防敗毒散加芩連。二劑少愈。乃去芩連。二劑而愈。

一男子咽喉腫閉。牙關緊急。針不能入。先刺少商二穴。出黑血。口卽開。更針患處。飲清咽利膈散。一劑而愈。大抵吐痰針刺。皆有發散之意。故效。此證不用針刺。多致不救。

一婦人咽喉腫痛。大小便秘。以防風通聖散。一劑諸證悉退。又荆防敗毒。服三劑而安。此證輕則荆防敗毒吹喉散。重則金鑰匙。及刺患處出血最效。否則不救。針少商二穴亦可。不若刺患處之神速耳。

一男子咽喉腫痛。脈數而實。以涼膈散。一劑而痛止。以荆防敗毒散。加牛蒡子。二劑而腫退。以荆防敗毒散。又以甘桔荆防元參牛蒡四劑而平。

一男子咽喉腫閉。痰涎涌甚。以膽礬吹咽中。吐痰梳許。更以清咽利膈飲。四劑而安。

一男子咽喉腫痛。藥不能下。針患處。出紫血少。愈。以破棺丹噙之。更以清咽消毒散。服之而愈。

一男子咽喉乾燥而痛。以四物湯。加知柏元參。四劑少愈。更以人參固本丸。一劑不再服。

一男子咽痛。午後益甚。脈數無力。以四物湯加知柏荆防。四劑而愈。仍以前藥去荆防。加元參甘桔。數劑全妥。

一弱人咽痛。服涼藥。或遇勞愈甚。此中氣虛熱。以補中益氣湯加芩連。四劑而愈。乃去芩連。又數劑不再發。常治午後痛。去芩連。加知母黃柏元參亦效。

一男子乳蛾腫痛。脈浮數。尙未成膿。針去惡血。飲荆防敗毒散。二劑而消。

一男子乳蛾腫痛。飲食不入。瘡色白。其膿已成。針之膿出而安。

一男子噤癰腫痛。脈浮數更沉實。飲防風通聖散一劑。瀉一次。勢頓退。又荆防敗毒散。二劑而消。

一男子咽喉腫痛。欲針之。以泄其毒。畏針止服藥。然藥既熟已不能下矣。始急針患處。出毒血。更以清咽消毒藥而愈。一患者其氣已絕。心頭尙溫。急針患處。出黑血。卽甦。如鮑符卿喬侍衛。素有此證。每患皆

以出血卽愈。大抵皆因火爲患。其害甚速。須分緩急。及膿成否。若腫閉及壅塞者。死在反掌之間。宜用金鑰匙吹患處。吐出痰涎。氣得通卽甦。若吐後仍閉。乃是惡血。或膿毒爲患。須卽針患處。否則不救。前人云。治喉閉之火。與救火同。不容少待。又云走馬看喉。閉信夫。治喉之方固多。惟用針有回生之功。

一男子咽喉作痛。痰涎上壅。欲治以荆防敗毒。加連翹山梔元參牛蒡。彼自服甘寒降火之藥。反加發熱。咽愈腫痛。急刺少商二穴。仍以前藥加麻黃汗之。諸證並退。唯咽間一紫處仍痛。此欲作膿。以前藥去

麻黃一劑膿潰而愈。凡喉痛之疾。治之早。或勢輕者。宜用荊防敗毒散以散之。遲或勢重者。須刺少商穴。瘀血已結。必刺患處。亦有刺少商者。咽雖利而未全消者。必成膿也。然去卽安。若有大便秘結。雖輕針刺去血。必當以防風通聖散攻之。甘寒之劑。非虛不宜用。

一癰婦咽間如一核所纏。嚙吐不出。倦怠發熱。先以四七湯治之。而咽利。更以逍遙散。又一婦所患同前。兼胸膈不利。肚腹膨脹。飲食少思。睡臥不安。用分心氣飲並愈。

秋官葉素陰虛。因怒忽喉腫。寒熱頭痛。項強目直。小便自出。此皆肝火之證。肝主筋膜。火主腫脹。火旺則血涸。筋攣則緊急。頸項如拔。陰挺痿痺。則小便自遺。遂刺患處出毒血。用四物柴胡山梔元參甘草而甦。再用六味丸。以生肝血滋腎水。諸證悉愈。

太守葉咽喉腫痛。痰涎不利。手足發熱。喜冷飲食。用清咽利膈湯。二劑不應。刺少商穴。喉少寬。痰從鼻出。如膠。患處出紫血稍寬。五七日咳出穢膿而愈。

義士顧克明。咽喉作痛。至夜發熱。此肝腎陰虛之熱。用四物加酒炒黑黃柏知母麥冬五味。治之而愈。後因勞咽喉腫閉。刺患處出血。用桔梗湯吐痰而消。至仲夏。乾咳聲嘶。作渴發熱。日晡作熱。用滋腎丸加減八味丸。間服三月餘。喜其年富。謹疾得愈。

通府李朝用。咽喉腫。口舌生瘡。此上焦風熱。先用荊防敗毒散二劑。喉痛漸愈。又以元參升麻湯。口舌遂

愈。

地官黃北盤。喉痛作悶。飲冷大便不通。此上下表裏實熱。用防風通聖散治之。頓愈。

地官胡誠甫。咽喉作痛。此腎經膀胱虛熱。四物加知柏元參。四劑少愈。更以人參固本丸。一劑不復發。職方盧抑齋。咽喉腫痛。兩目矇昧。小便赤色。此膀胱濕熱。用四苓散加知柏黃連茵陳防己。治之。頓愈。又用六味地黃丸而痊。

儒者王文遠。咽喉腫痛。口舌生瘡。勞則愈盛。此脾肺氣虛。膀胱有熱。以補中益氣加元參酒炒知柏稍愈。乃去知柏加山藥山萸乃痊。

一儒者脚發熱。則咽喉作痛。內熱口乾。痰涎上涌。此腎經虧損。火不歸經。用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及加減八味丸而全愈。

一老人咽喉痛。小便數而赤。日晡尤甚。此膀胱陰虛。當滋化源。以補中益氣加酒炒黑知柏。四劑咽喉痛稍可。乃去知柏加山萸山藥麥冬五味。頓愈。

一男子素善飲。咽喉作痛。內熱作渴。小便不利。飲食如常。此膀胱積熱。用四苓散加茵陳大黃。四劑諸證漸退。又用清心蓮子飲而安。

一星士勞而入房。喉痛漸閉。痰涎上涌。四肢乍熱。此陰虛陽氣飛揚。用補中益氣加附子煎灌而愈。

憲副姜時川癸卯冬就診右寸浮數有力口中有瘡曰此火傳於肺也當薄滋味慎起居甲辰秋復就診尺脈數而無力曰此肺金不能生腎水宜靜養以滋化源彼云今耳內及喉間不時燥痛肢體不時發熱若無根之火殞無疑矣謂劉古峽云立齋謂我之病可疑至乙巳孟春古峽謂薛曰姜公之病已如尊料遂同往視喉果腫潰脈愈洪大或用瀉火之藥反速其歿

雲間吳上舍年逾五十咽喉腫痛或針出血神思雖清尺脈洪數而無倫次按之微細如無曰有形而痛陽之類也當峻補其陰今反傷陰血必死已而果歿蓋此證乃腎氣虧損無根之火爲上患惟加減八味丸料煎服使火歸源庶幾可救

馬元儀治任采之咽痛三年不愈診其脈虛中兼濇此因勞鬱傷中氣偏虛者火偏盛也火性上炎必傷及肺肺既不受脾中生生之氣反爲壯火所熏灼其津液虧損不能下灌靈根可知則下焦陰火不能蟄藏并可知矣壯火虛火兩合爲虐故延久不愈治法當先解鬱熱於上次納浮火於下病雖久可愈矣用紫苑乾葛杏仁蘇子前胡桔梗甘草兩劑而脈已透再用人參石斛炙草半夏麴橘紅黃連肉桂等四劑而咽痛頓除再以人參七味丸治之全愈

沈氏婦體豐而多勞鬱時覺喉癢如蟲行皮中經五六載不愈兩脈浮虛而沉濇此陽明氣血不榮火動生風之候也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頰中下循鼻外挾口環唇循頰車上耳前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

循喉嚨入缺盆。今者血虛風熾。是諸脈不爲血養。而爲風所淫矣。風勝則乾。風行則動。然治法不當治風。而當治血。蓋血足而風自息也。用生地黃製首烏天冬爲君。以滋陽明之血。秦朮白朮藜甘菊爲臣。以清陽明之風。佐以盧根汁蔗漿甘寒氣味。以滋燥養陰。調理二月而愈。

周子固治趙鶴皇妻。病咽乾。水漿不能下。衆醫盡愕。周叩以平生所最嗜。獨鵝鵝。卽命烹飪進之。授以匕箸。入口無所苦。已而食進。病如失。九靈三房集

李襲興稱武德中出鎮潞州。許人甄權以新撰明堂示予。時有刺史成君綽。忽腮頰腫大如升。喉中閉塞。水粒不下三日矣。予屈權救之。鍼其右手次指之端。如食頃氣息卽通。明日飲啖如故。千金翼按銅人云。

少商穴在手大指端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今成君綽頰腫大如升。甄權針之立愈。病狀少異。功效實同。李云刺指端。銅人云大指端。未知孰是。果針少商。當在大指端也。姑兩存之。以俟識者。資生經

鄭惟康主簿。嘗苦喉閉。雖水亦不能下咽。灸三里穴而愈。醫說續編

吳內翰備急方云。余常苦咽喉腫痛。用白僵蠶直者。不拘多少。炒爲末。以生薑自然汁調服一錢。甚效。葛彥恢提舉閩中。曾患喉痹。五八主簿用此方。治之卽安。一方調下二錢。未通半時許。再服立通。吐出頑痰。別將大黃一塊。慢火炮熱。打撲盡灰。如一米厚切片。以兩指大一片。口含汁嚥之一食頃。再換一片。或患人語不得。及自嚥不下。卽扶起靠斜仰坐。令人呷藥在口。以筆管注入鼻中。男左女右。藥訖隨

卽扶令正坐須臾吐痰涎不卽扶起恐自鼻中出也吐了含噦大黃如前百乙

治急喉閉口開不得者右以黃蠟紙裹巴豆一個如患人鼻孔大小中切破急以塞鼻氣衝入喉中自破已覺通利卽除去濠守王亞夫方巴豆去殼拍碎以棉裹隨左右納鼻中卽吐出惡物後鼻中生小瘡亦無害同上

治喉痛至危困以手用力拔頂心髮亦通無髮者撮頂心皮劉大夫得此方未試忽一卒苦喉痛不能言亟去其巾乃患酒禿卽以意令人用力撮頂心皮遂安是齋方

繆仲淳治纏喉風卽喉癰也試通有驗方明礬三錢巴豆去殼七粒溶礬入巴豆燒至礬枯去巴豆研細吹入喉中流出熱涎卽開廣筆記

馬銘鞠治倪仲昭患喉癰邑中治喉者遍矣漸漸腐去飲食用粉麵之爛者必仰口而咽每泣數行下馬曰此非風火之毒也若少年曾患癰瘡乎曰未也父母曾患癰瘡乎曰然愈三年而得我乃謂此必誤服鼻藥之故患此瘡者中寒涼輕粉之毒毒發於將瘳鼻藥之毒毒發於愈後所生子女毒深者且延及於孫若甥倘不以治結毒之法治之必死以柑桔湯爲君少入山豆根龍膽草射干每劑用土茯苓半斤濃煎送下牛黃二分半月而痊竟不用吹藥旣而云父母病時果服丸藥而痊後曾口碎非鼻藥而何今醫家恬然用之不曉其中毒之深故特明其說廣筆記

薛立齋治杜舉人喉咽腫痛。口舌生瘡。先以清咽消毒散二服。更以元參升麻湯而愈。

一男子年三十餘。口舌常破。如無皮狀。咽喉作痛。服清咽利膈散。以理中湯用之而愈。

一婦人肥甚。暑熱咽喉痛腫甚。痰涎上壅。語聲不出。甚危。用針刺毒血。次以金鎖匙吐去稠痰五六碗。以

清咽利膈湯。一服腫痛少減。去硝黃。又服而安。外科正宗

蕭萬輿治王氏婦。喜啖辛辣。季夏病胃咽痛。脈洪滑微數。以甘桔湯加芩連瓜蒌元參。兩劑卽痊。

都閩連擎天之內。季秋患肺經風熱咽痛。脈浮洪有力。以金沸草湯加牛蒡倍甘草。一劑而痊。

庠友鄭能仁。孟冬患風痰上壅。咽痛。初治數劑增劇。察其六脈浮弦無力。以補中益氣湯加膽星肉桂。兩

劑而愈。痰壅如失。

王氏少婦。季春患肝經鬱火上升。咽痛。治不瘥。以逍遙散加牛蒡桔梗黃芩香附。二劑而痊。

王洪緒治一壯年。新婚百日。妻歸甯。匝月方回。值酷暑。房後多扇取涼。五鼓時。喉痛氣逆。寒熱交作。問之

則曰。日前喉間略有微痛。今則脹痛腫盛。視其小舌。腫如胖人母指。知爲心腎虛火。并慾後經。風風火

兩閉之候。若用發表。虛上加虛。若投寒涼。風火被遏。乃以前胡蘇子連翹元參赤芍浙貝甘桔煎服。立

愈。同上

無錫邨氏婦。年可三旬。五月望日下午。腹饑。正取麵食舉筯。忽喉痛難咽。一醫以射干赤芍翹苓花粉牛

芎煎服卽痰涌聲。詢知驟起。因服涼藥增劇。此陰寒無疑也。但痰塞滿口。難以進藥。卽取鵝翎蘸桐油。釐許入喉。一捲隨出。痰升許。以肉桂炮薑甘草五分入碗內。以滾水沖浸。仍頓湯中。以匙抄嘔一口。病者卽云好了。連呷三四口。卽起說饑。問飯可喫否。曰食粥最宜。同上

蔣仲芳治一友。始而牙痛。旣而咽腫。醫投涼藥。痛轉甚。診其脈沉細。大便一日二三次。曰浮火上升也。其足必冷。察之果然。以金匱腎氣料作湯與之。服完卽睡。覺來病如失。

劉雲密治一女子。年五旬。素因血虛生熱。血化風。患遍身疥瘡。經年未痊。久之少陽相火并於陽明。而患喉痹。其勢暴盛。喉中陡似搔癢。作嗽。氣上而噎。血泡纍纍。上腭一泡。大如雞卵。口塞不能合。氣壅上更急。少頃泡盡破。血射如注。其口皮盡脫。喉皆潰爛。紅腫異常。痛不可忍。且滿口痰涎如羹。如糊。蓋熱壅於上。而大傷寒氣也。用養陰退陽活血祛風兼以止痛之劑。緣湯藥難吞。爲末或吹或點。諸證漸退。然潰處肌未生。痛未止。因皮破致時時作嗽。而血隨出。乃於吹口藥中入白芨磨漿。合丸如芡實。日夜噙化。遂愈。

葉天士治楊某。未病陰氣走泄爲虛。穢濁上受。則實。咽喉腫痹。上竅蒙閉。日暮昏煩。陰傷火熾。肌膚柔白。氣分不足。醫治雖宜涼解清上。但不可犯及中下。連翹鬱金馬勃牛蒡竹葉心黑山梔杏仁橘紅。艾某上焦之病。都是氣分。氣窒則上下不通。而中宮遂脹。熱氣蒸灼。喉舌疳蝕。清氣之中。必佐解毒。銀花

二錢。川貝三錢。馬兜鈴五分。連翹心一錢半。川通草一錢。白金汁一杯。活水蘆根汁半杯。

王某咽喉痛癢。發時如有物阻隔。甚至痛連心下。每晚加劇。是陰液日枯。肝臟厥陽化火。風上灼。法以柔劑。用甘以緩其急耳。細生地。天冬。阿膠。生雞子黃。元參。心糯。稻根鬚。徐靈胎曰。此證喉中必有細瘰。生成。不但氣分窒痹也。非糝藥無功。又曰。凡病屬於經絡臟腑者。皆煎丸之所能治。一屬形體及九竅。則屬有形之病。實有邪氣凝結之處。藥入胃中。不過氣到耳。安能去凝結之邪。故煎丸之功。不過居其半耳。若欲速效。必用外治之法。可以應手而愈。博考方書。廣求祕法。自能得之外治之法。上古所鮮聞。因其用針灸之術。通神入妙。何必外治。此則外治之最者也。後世針法。不傳於是乎。以藥代針。而多外治之法。若針灸既廢。而外治之法。亦不講。則天下之病。卽使用藥的當。祇能愈其半耳。其外證之必須外治者。竟無愈理。此亦醫道之一大關也。後之學者。須知之。

裴兆期治一人咽喉痛不能飲食。時作時止者半歲。吹喉消痰降火。藥咸罔效。裴診之。兩寸洪大而虛。尺

部虛而無力。兩足喜煖畏寒。口喜冷飲。甫下咽。旋越去。此下真寒上假熱也。治當從其性而伏之。用八

味丸料加炒黑乾薑。水煎。入青鹽少許。為向導。冷而與之。三劑而愈。錫類散治爛喉。疹象牙屑。廉

珠各三分。飛青黛六分。梅花冰片三釐。壁錢二十個。勿用木板。上者。西牛黃。人手指甲。男病用女。女病用男。各五釐。共研

極細末。吹患處。兼治乳蛾。牙疳。舌腐等證。萊菔菜。於初冬攤瓦屋上。或掛樹上。任其風吹日曬。雨洗。

霜凌直至立春前一日收下懸掛簷下有風無日處久久愈佳一切喉證煎濃湯服立愈兼治痢疾
廣筆記治火上升有痰留滯喉間如有核且法宜降氣清火用蘇子研二錢橘紅三錢貝母三錢天花
粉三錢茯苓三錢麥冬五錢白芍酒炒三錢黑連翹一錢五分黃柏蜜炙一錢五分五味子一錢打碎
水煎加竹瀝服之。

瘡

盛用敬診道士顧本初病失音醫皆以厥陰傷寒治之盛至曰內傷外感無可爲者某日當汗某日死既
而果然人問其故曰肺屬金主聲肺散則失音且面黎黑腎氣竭也某日屬火火乘金位眞陽既奪不

死何待。吳江縣志

孫文垣治徐檢菴以正月內食新蒜炒肉又冒風寒因咳嗽喉痛聲啞此原有痰火又爲外邪所束不得
發越所至當潤肺化痰調氣以祛其本兼散邪解表以治其標庶痛可除而聲可復矣先與瓜蒌仁橘
紅桔梗甘草薄荷桑皮地骨皮葛根前胡甘草四帖復以滾痰丸同七製化痰丸兩帖夜服諸證除而
聲音亮矣此釜底抽薪法也。

張路玉治一西客觸寒來蘇忽然喘逆聲瘖咽喉腫痛察其形體豐盛飲啖如常切其脈象浮軟按之益
勁此必寒包熱邪傷犯肺絡也遂以麻杏甘石湯加半夏細辛加大劑葳蕤二服喘止聲出但呼吸尚

有微瘡更與二陳加枳桔葳蕤二服調理而安。

王惟一數年前。雖有血證。而年壯力強。四月間。忽患咳嗽。服發散藥後。痰中見血數口。繼服滋陰藥過多。遂聲颯而啞。時覺胸中氣塞。遷延月餘。診之脈雖沉澹。按之有力。舉之應指。且體肥色潤。絕非陰虛之候。蓋此之聲啞。是金實不鳴。非金破不鳴之比。因與導痰湯加人中黃。澤瀉。專一滌痰爲務。四劑後。痰中見紫血數塊。其聲漸出。而颯未除。更以秋石兼人中黃。棗肉丸服。經月而聲音清朗。始終未嘗用清肺氣調養榮血也。

張飛疇治郭代工。午日少食。角黍。倦怠作瀉。曾用清尅不效。因暈跌仆。卽昏迷不省。數日後邀診之。六脈虛微欲脫。右臂不能轉動。聲瘖無聞。時有用大黃之劑者。急止之。曰。此脾肺虛憊。安能任此。惟粥飲參湯。庶爲合宜。所謂漿粥入則虛者活。依言調之。瀉止神甯。聲音漸出。而甦。能食後。亦惟用獨參湯。調理不藥而愈。

及珪字廷肅。治一婦人。娠八月。臥不語。衆醫斂手。珪曰。此內經所謂胎瘖也。十月當不藥而愈。

嘉善縣誌

萬曆時。京口名醫何繼充。世業也。方成童。猶在家塾。適鎮江道有幼子。忽噤口不能言。召其父診視。值父遠出。召者不及待。令繼充往。遂診曰。公子無病。勿藥也。但多令婦人以氣呵入口中耳。遂更迭呵之。半晌後果能言。人問故。曰。頃衙內多婦人。而公子貌甚美秀。婦人愛其美也。提抱之時。必多吸其口。令少

陽之氣乍奪第令呵以還之耳其匪夷所思類若此

張氏
危言

陸肖愚治范麓令郎。厚味奉養。而酒量極高。性尤偏嗜。沈耽多怒。初患吐血。服犀角地黃等湯。月餘不愈。更增溺血咳嗽。一日忽聲啞。然肌肉如故。飲食不減。羣作療治。無一效。脈之左關洪大而弦。右關滑大而數。乃有餘之火證。非不足之療證也。因厚味生痰。醇酒助火。火炎痰涌。瘀於胸中。所以聲啞。其血之上行者。怒則傷肝。肝脈挾舌本。而絡陰器。龍雷之火一動。血隨之而上逆下洩矣。法宜清熱降氣。化痰導血歸原。十日可愈。若認爲瘵。而以地黃二冬投之。則左矣。用真霞天麴山查。理胃家濕痰爲君。杏仁橘紅利肺竅。桃仁鬱金行肝滯爲臣。山梔生甘草清上焦爲佐。滑石車前清下焦爲使。又用茅根煎湯煎藥。數劑而血止聲清。不十日諸證如失。

薛立齋治一膏粱之人。素不慎起居。忽失音不語。神思昏憤。痰涎上涌。此腎經虛寒。氣厥不能上接清陽之氣故也。須用地黃飲子。否則後必嚙舌。經曰。少陰氣至則嚙舌。少陽氣至則嚙頰。不信。仍用風藥。後果嚙舌。急用前湯而安。雄按。今冬蔣敬堂室。患頭偏左痛。筋掣汛愆。數日後。不言不食不便。小便間日一行。唇焦舌黑。醫投牛黃丸紫雪丹犀角竹瀝等藥。漸不識人。乃兄周雨禾。延余視之。面色青黃。舌色黑膩。脈來遲爽。予地黃飲子五劑。而一語出。識人。八劑而更衣。十餘劑而起矣。其人春夏兩次墮胎。秋間夫病憂勞。蓋營陰大虛。而內風陡動也。

一婦人忽然不語半年矣。諸藥不應。兩尺浮數。先用六味丸料加肉桂數劑稍愈。乃以地黃飲子三十餘劑而痊。男子多此證。亦用此方治之。

一婦人因怒仆地。痰涌不語。灌牛黃清心丸稍甦。用神仙解語丹。加山梔柴胡桔梗漸愈。又用六君加枳

殼而痊。神仙解語丹附子石膏蒲遠志天麻全蝎羌活南星木香惟木香半兩餘皆一兩

貴溪湖山夏公明道貳郡行縣訪虞文靖公。伯生於山中道臨川章伯明之醫云。其子嘗忽不能言而無他

苦。羣醫環視莫究其端。難於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徐解之自愈。又其僕人得寒熱一醫以常用

之藥。伯明視之曰。此熱極也。治之莫及矣。昇還其家。僕起拜辭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歸曰稿

魏玉橫曰。巖鐵橋天姿英邁人也。豪於詩酒。自前夏忽患失音。咳嗽時作。守不藥之戒。至八月初。余偶過

齋頭。談次有小青衣持藥甌至。余曰。君謂不藥。今乃藥乎。第醫作何治。所用何藥。出方驗之。乃前胡桔

梗杏仁蘇子等。傷風劑也。曰。君病豈宜服此。世安有傷風百日者乎。肝腎久病。相火刑金。惟集靈左歸

六味為對證耳。幸勿誤。再就二人診。則皆勸服六味。後服至三四十劑。忽發肛痔。痔發而音復。蓋肺臟

之病。傳大腸腑也。是為佳兆。唯痔痛盛劇。宛轉床第月餘。亦以服藥太遲。且六味不宜依古方也。病愈

數年。豪飲如故。後登賢書。明年遠館於閩。患瘡疾。既數月始得歸。已成損證。遂不起。自失音至是。凡十

年年三十七惜哉。

宋輝章翁年六十餘。素有豪飲。咳嗽失音。醫作傷風治轉劇。余與生熟地麥冬沙參瓜蒌仁杞子服二十餘劑。亦發肛痔。而咳嗽失音皆愈。後數年以事入都。於山左遇大水。上至腹。行水中數里。初病愈。其痔遇勞則發。否亦時有膿水。至是痔忽頓愈。而咳嗽失音復作。抵都治療不瘳。歸而延診。其脈弦濇。而數語之曰。初病以發痔而愈。藏傳府也。爲順。今痔愈而病發。則府傳藏矣。爲逆。逾數月而終。

徐靈胎曰。久嗽失音。必由藥誤。麥冬五味。此失音之靈丹也。服之久。無不失音者。若至全失。卽使其人力如虎而走如馬。半年之後。無有不死。若風寒患火。偶爾失音者。卽不治亦愈。但更加以麥冬五味。則弄假成真矣。

心胃痛

喻嘉言治陸子堅。從來無病。因外感之餘。益以饑飽內傷。遂至胸膈不快。胃中隱隱作痛。有時得食則已。有時得食轉加。大便甚艱。小水不暢。右關之脈。乍弦乍遲。不得調適。有似錮疾。用藥得當。驅之無難。若歲久日增。必爲大患。人身胃中之脈。從頭而走於足者也。胃中之氣。一從小腸而達於膀胱。一從小腸而達於大腸者也。夫下行之氣。濁氣也。以失調之故。而合濁氣亂於胸中。干其清道。因是窒塞不舒。其始本於病時。胃中津液。爲邪火所燦。至今津液未充。火勢內蘊。易於上燎。所以得食。以壓其火則安。然邪火熾。則正氣消。若食飲稍過。則氣不能運轉其食。而痛亦增。是火不除。則氣不復。氣不復。則胃中清。

濁混亂不肯下行而痛終不免也。論證洞病屬胃之下脘而所以然之故全在胃之中脘蓋中者上下

四旁之樞機中脘之氣旺盛有餘必驅下脘之氣入於大小腸從前後二陰而出惟其不足所以反受

下脘之濁氣而撓括也夫至人之息以踵呼之於根吸之於蒂者也以濁氣上干之故吸入之氣艱於

歸根且以痛之故而令周身之氣凝滯不行亦非細故也為訂降火生津下氣止痛一方以為常用之

藥尚有進者在先收攝腎氣不使外出然後濁氣之源清而膀胱得吸引上中二焦之氣以下行想明

哲之所務矣喻君實有發前人所未發之本領獨欠於峻養肝腎一著然此案未行已駸駸乎得之

矣

張子和治一將軍病心痛不可忍張曰此非心痛也乃胃脘當心痛也

二語為此證點睛然予更有一轉語曰非胃脘痛也乃肝木上乘于

胃內經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民病胃脘當心而痛

風木為病非肝而何

乃與神佑丸一百餘粒病不減或問曰

此胃脘有寒也宜溫補將軍數知張明了復求藥乃復與神佑丸二百餘粒作一服大下六七行立愈

矣治法則非今人所宜

一婦病心痛數年不愈一醫用人言半分茶末一分白湯調下吐瘀血一塊而愈

李樓奇方若非神手未許輕用

王執中久患心脾疼服醒脾藥反脹用蓬莪麪裏煨熟研末以水與酒煎服立愈蓋此藥能破氣中之血

也本草綱目王執中資生經

一婦人年三十。病心氣痛。用小紅花爲末。熱酒服二錢。立效。又法。男用酒水各半煎。女用醋水各半煎。

方本
草綱目

李時珍治荆穆王妃胡氏。因食蕎麥麵。著怒。病胃脘。當心痛。不可忍。醫用吐下行氣化滯諸藥。皆入口卽吐。不能奏功。大便三日不通。因思雷公炮炙論云。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乃以延胡索末三錢。溫酒調下。卽納飲食。少頃。大便行三五次。積滯俱下。胃脘心痛。豁然遂止。

友人言於武昌。見一老僧。患胃脘痛。痛發瀕死。其徒亦患之。師死遺命。必剖視吾心。務去其疾。果於心間。得細骨一條。長七八寸。形如簪。其徒以插瓶中。供師前。已數年矣。有貴客來寓庵中。偶殺鵝喉未斷。其童取瓶中骨挑鵝喉。凡染鵝血處。卽化矣。徒因悟此理。飲鵝血數日。胃疾竟除。

薛立齋治一婦人。久患心痛。飲食少思。諸藥到口卽吐。薛以爲脾土虛弱。用白朮一味。同黃土炒。去土。每服一兩。以米泔煎濃。徐服少許。數日後。自能大飲。用三斤餘而安。雄按脾弱何至作痛。此蓋停飲爲患也。蔡按停飲之說誠然。此與許學士神朮丸意同。但飲之微者可用。若飲已盛。則反益其痛。以朮能閉氣也。黃錦芳論之甚詳。宜參觀之。

上舍陳履學長子室。素怯弱。產後患疔瘡。年餘不愈。因執喪旬月。每欲眩仆。一日感氣。忽患心脾。高腫作疼。手不可按。而嘔吐不止。六脈微細。或見其形實。誤諸痛不可補氣。乃用青皮木香五味吳茱萸等藥。

愈甚。繼復患瘧。且墮胎。又投理氣行血之藥。病雖去。元氣轉脫。病家無識。舉世皆然。再投參耆補劑。不應矣。六脈如絲欲絕。迎薛至診之。曰。形雖實而虛極。反用理氣之劑。損其真氣故也。連投參耆歸芍朮附薑桂二劑。間用八味丸。五日寢食漸甘。六脈全復。此證若心脾疼痛時。卽服此等藥。瘧亦不作矣。

龔子才治一人。心胃刺痛。手足稍冷。出汗指甲青。百藥不效。以當歸三錢煎湯。用水磨沉香。木香烏藥枳殼調服乃止。

一教諭年五十一。因酒食過飽。胃脘作痛。每食後其氣自兩肩下及胸次。至胃口痛不可忍。令人將手重按痛處。移時忽響動一聲。痛遂止。如是八年。肌瘦如柴。診之六脈微數。氣口稍大有力。以神佑丸一服下之。其痛如失。後以參苓白朮散調理復元。

程沙隨在泰興時。有一乳娘。因食冷肉。心脾脹痛不可忍。錢授之以陳菜萸五六十丸。水一盞煎取汁去渣。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一服痛止。再服無他。云高宗嘗以此賜近臣。愈疾甚多。真奇方也。棧

小乘

孫文垣治張二尹近川。始以內傷外感。過服發散消導之劑。致胃脘當心而痛。診之六脈弦而弱。法當補而斂之。白芍五錢。炙甘草三錢。桂枝一錢五分。香附一錢。大棗三枚。飴糖一合。小建中煎服一劑而瘳。加香附煎服一劑而瘳。

族弟應章。胃脘當心而痛。手不可近。疑有瘀血使然。延胡索五靈脂丹皮滑石川芎當歸甘草桃仁桔梗。

香附臨服加葦菜汁一小酒杯其夜痛止則睡飲食亦進惟大便下墜逼迫不安此瘀血已動欲下行也前劑去葦汁一帖全安

吳鶴洲如夫人病胃脘痛醫有認為蟲者認為火者又有認為痰為氣為食為虛為寒者百治不效孫診之兩手大而無力皆六至曰肝脾相勝之證耳胃脘何以云脾以白芍為君惡熱而痛加黃柏此法則萬全矣

白芍四錢一半生一半炒伐肝補脾為君甘草二錢一半炙一半生緩肝養脾為臣山查為佐黑山梔

五靈脂各一錢止痛為使三帖而愈

吳仰元患胃脘痛則徹於背以手重按之少止痛時冷汗如雨脈瀦孫曰此氣虛而痛也脈瀦乃血虛以此獨言氣虛

小建中湯加御米殼而愈仍是肝病

李士材治宋敬夫心腹大痛僵僵不能仰自服行氣和血藥罔效其脈左滑而急其氣不能以息偶一咳

攢眉欲絕為疝無疑以生薑飲粥用小茴香川棟子青木香吳茱萸木通延胡索歸身青皮一服而痛

減五日而安醫通

李長蘅吳門舟次忽發胃脘痛用順氣化食之藥勿效李診之曰脈沉而遲客寒犯胃也以參蘇飲加草

豆蔻三錢煎熟加生薑自然汁半碗一服而減二服而痊

一人將應試八月初五心口痛甚至不能飲食李診之寸口瀦而軟與大劑歸脾湯加人參三錢官桂一

錢彼云痛而驟補。實所不敢。得毋與場期礙乎。李曰。第能信而服之。可以無礙。若投破氣之藥。其礙也必矣。遂服之。不逾時而痛減。更進一劑。連飲獨參湯。場事獲竣。

高鼓峯治一婦人。胃痛勺水不入。寒熱往來。或從火治。用芩連梔柏。或從寒治。用薑桂茱萸。輾轉月餘。形體羸瘦。六脈弦數。幾於斃矣。高曰。此肝病也。非胃脘也。其病起於鬱結生火。陰血受傷。肝腎枯乾。燥迫成痛。色欲之人。尤多此病。醫復投以苦寒辛熱之劑。胃脘重傷。其能瘳乎。急以滋腎生肝飲與之。一晝夜盡三大劑。五鼓熟寐。次日痛定。再用加味歸脾湯。加麥冬五味。十餘劑而愈。按此病外間多用四磨五香六鬱逍遙。新病亦效。久服則殺人矣。又用肉桂亦效。以木得桂而枯也。屢發屢服。則肝血燥竭。少壯者多成勞。衰弱者多發厥而死。不可不知。

呂東莊治吳維師。內患胃脘痛。叫號幾絕。體中忽熱忽寒。止覺有氣逆。左脇而上。嘔吐酸水。飲食俱出。或疑停滯。或疑惑邪。或疑寒凝。或疑痰積。脈之弦數。重按則濡。蓋火鬱肝血燥耳。與以當歸白芍地黃柴胡棗仁山藥山萸丹皮山梔茯苓澤瀉頓安。唯胃口猶覺劣。用加味歸脾及滋肝補腎丸而愈。高

呂二案持論略同。而俱用滋水生肝飲。予早年亦嘗用此。却不甚應。乃自創一方。名一貫煎。用北沙參

麥冬地黃當歸杞子川棟。六味出入加減。投之應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連尤捷。可統治脇痛吞酸吐

酸疝瘕一切肝病。

薛立齋治一婦人心腹作痛久而不愈。此肝火傷脾氣也。用炒山梔一兩生薑五片煎服而痛止。更以二陳加山梔桔梗乃不發。

孫文垣治周蘆汀乃眷。患胃脘痛嘔吐不食者四月。晝夜號呼不絕。脈則兩手俱滑數。故作實治曰當以清熱爲先。乃先與末子藥二錢令服之。不一飯頃痛止而睡。家人色喜曰未也。此火暫息也。其中痰積甚固。不乘時下之。勢必再作。因與總管丸三錢服下腹中微痛。再服二錢。又睡至天明乃寤。腹痛亦止。大便下痰積甚多。次日以二陳湯加枳實薑黃香附山梔黃連與之。服後胃痛全止。惟小腹略脹。蓋痰積未盡也。再與總管丸三錢。天明又行一次。痰之下如前。胃脘之痛遂不發。

薛立齋治陳湖陸小村母。久患心腹疼痛。每作必胸滿嘔吐。手足俱冷。面赤唇麻。咽乾舌燥。寒熱不時。月餘竟夕不安。其脈洪大。衆以痰火治之。屢止屢作。迨乙巳春發頻而甚。仍用前藥。反劇。此寒涼損真之故。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且脈息洪弦。而有怪狀。乃脾氣虧損。肝木乘之。而然。當溫補胃氣。遂用補中益氣湯。加半夏茯苓吳茱萸木香。一服熟寐徹曉。洪脈頓斂。怪脈頓除。諸證釋然。

陸養愚治陸前川。素患腸風便燥。冬天喜食盆柿。致胃脘當心而痛。醫以溫中下氣藥。療其心痛。痛未減。而腸紅如注。以寒涼潤燥之劑。療其血。便未通。而心痛如刺。脈之上部沈弱而遲。下部洪滑而數。此胃中冷。而腸中熱也。大腸屬金。原喜清而惡熱。喜潤而惡燥。況素有腸風燥急之證。因心痛而投以辛溫。

香燥之劑能不劇乎。脾胃原喜溫而惡寒。濕潤之品。能不甚乎。今大便不行已數日矣。乃用潤字丸三錢。以沉香三分衣其外。濃煎薑湯送下二錢。半日許。又送一錢。至夜半大便行。極堅而不甚痛。血減平日十六七。少頃又便一次。微痛而血亦少。清晨又便溏一次。微見血。而竟不痛矣。惟心痛未舒。與臟連丸亦用沈香爲衣。薑湯送之。以清下焦之熱。而潤其燥。又以附子理中料爲散。飴糖拌吞之。使戀膈而不速下。不終劑而兩證並痊矣。

王肯堂治韓敬堂。患胸膈痛。脈洪大而濇。用山梔赤芍通草麥芽香附歸芎煎。加薑汁竹瀝韭汁童便之類。飲之而止。一日勞倦。忍饑痛大發。亟邀王至。入房問曰。晨起痛甚。不能待公。服家兄藥。下咽如刀割。其痛不可忍。此何意也。曰。得非二陳平胃紫蘇之屬乎。曰。然。曰。是則何怪乎。其增病也。夫勞餓而發。飽逸則止。如其虛也。飲以十全大補湯一劑。而胸痛止。

張三錫治一婦。苦胃脘痛。每發輒大吐。多方不應。以鹽湯探吐。出積痰碗許。痛良已。後常作惡心。知胃中有痰也。以橘半枳實加木香川芎白螺壳南星海粉神麴糊爲丸。白湯下錢半。未及一半。病去如脫。一老嫗急胃痛。已六日。諸辛燥藥。屢試無驗。診得左關弦急。而右寸更甚。其痛一來。卽不可當。少選方定。口乾面時赤。知肝氣有餘。而成火也。乃以越鞠加吳茱萸炒黃連薑汁炒梔子。二劑頓愈。一婦胃脘痛。凡一月。右關寸俱弦而滑。乃飲食不節所致。投滾痰丸一服。下痰乃宿食三碗許。節食數日。

調理而愈

一 嫗胃痛久。諸藥不應。六脈微小。按之痛稍定。知中氣虛。而火鬱爲患也。投理中湯。一服隨愈。

一 中年人。因鬱悒。心下作痛。一塊不移。日漸羸瘦。與桃仁承氣湯。一服。下黑物。并痰碗許。永不復發。

一 人中腕大痛。脈弦而滑。右爲甚。乃食鬱也。二陳平胃。加山查。草豆蔻。木香。砂仁。一服頓愈。

一 人中腕至小腹痛。不可忍。已十三日。香燥歷試。且不得臥。臥則痛。頂胸上。每痛急。則脈不見。詢之。因入

房後。過食肉食。而致。遂以爲陰證。而投薑附。因思其飲食自倍。中氣損矣。況在房室之後。宜宿物之不能運化。又加燥劑太多。消耗津液。致成燥矢。鬱滯不通。所以不得臥而痛也。古云胃不和。則臥不安。遂

以枳實導滯丸三錢。去黑矢碗許。小腹痛減矣。又與黃連枳實瓜萘麥芽厚朴山查萊菔子。二服痛復

移於小腹。乃更與潤腸丸二服。更衣痛除。第軟倦不支。投補中益氣湯。調理半月而愈。

王叔權曰。荆婦舊侍疾。累日不食。因得心脾痛。發則攻心腹。後心痛亦應之。至不可忍。則與兒女別。以藥

飲之。疼反甚。若灸。則遍身不勝灸矣。不免令兒女各以火針微刺之。不拘心腹。須臾痛定。卽欲起矣。神

哉。

王叔權舊患心脾痛。發則疼不可忍。急用瓦片置炭火中。燒令通紅。取出投米醋中。灑出。以紙二三重裹

之。置於痛處。稍止。冷卽再易。耆舊所傳也。後閱千金方。有云。凡心腹冷痛。熬鹽一升。熨。或熬蠶沙。燒磚

之。置於痛處。稍止。冷卽再易。耆舊所傳也。後閱千金方。有云。凡心腹冷痛。熬鹽一升。熨。或熬蠶沙。燒磚

石蒸熨取其溫裏暖中。或蒸土亦大佳。始知予家所用。蓋出千金方也。他日心疼甚急。灸中腕數壯。覺小腹兩邊有冷氣。自下而上。至灸處卽散。此灸之功也。本事方載王思和論心忪。非心忪也。胃之大絡名曰虛里。絡胸膈及兩乳間。虛而有痰。則動更甚。須臾發一陣。是其證也。審若是。又灸虛里矣。但不若中腕爲要穴云。

左傳巫臣以夏姬之故。怨子反。曰。余必使汝疲於奔命以死。於是子反一歲七奔命。遂遇心疾而卒。則又因用心而成疾矣。平居當養其心。使之和平。疾自不作。其次則當服鎮心丹之類。以補養之可也。若疾將作而針灸。抑亦可以爲次矣。資生經

一婦人患胸中痞急。不得喘息。按之則痛。脈數且瀯。此胸痹也。因與小陷胸湯。二劑而愈。

一人年二十三歲。膈有一點相引痛。吸氣皮覺急。此有汚血也。滑石一兩。桃仁五錢。黃連五錢。枳殼一兩。甘草炙二錢。爲末。每一錢半。以蘿蔔自然汁煎熟飲之。一日五六服。卽愈。

繆仲淳治高存之夫人。患心口痛。一日忽大發。胸中有一物上升。沖心。三婦人用力捺之不下。叫號欲絕。存之曾預求救。繆立此方。是日急煎服之。沖上者立壓下。腹中作痛不升矣。再服腹中痛亦消。二日後以病起洗浴。又忽作嘔。頭痛如劈。存之曰。此卽前證也。煎前藥服之。立安。白芍酒炒三錢。炙草五分。吳茱萸湯泡三次。八分。茯苓二錢。延胡索醋煮一錢。蘇子炒研一錢五分。橘紅鹽水泡一錢二分。復加半

夏薑汁炒一錢旋覆花一錢木通七分竹茹一錢原方

李季虬曰。予婦今春忽患心痛。連下腹。如有物上下撞痛。不可忍。急以手重按之。痛稍定。按者稍鬆。即叫號。仲瀆曰。此必血虛也。脈之果然。急投以白芍五錢。炙草七分。橘紅三錢。炒鹽五分。二劑稍定。已又以牛黃蘇合丸。疏其滯。噯氣數次。痛徐解。子問故。仲瀆曰。白芍甘草。治血虛之聖藥也。因久鬱氣逆。故減甘草之半。仲景甲己化土之論詳矣。諸醫不解。爾炒鹽者何。曰。心虛以炒鹽補之。即水火既濟之意也。予懼俗師。概以食積痰火。療心腹之痛。故疏其詳如左。同上二案均是治肝之法。前案兼滌飲。此案養肝兼以降逆。非純補虛也。

昔年予過曲河。適王宇泰夫人。病心口痛甚。日夜不眠。手摸之如火。予問用何藥。曰。以大劑參歸補之。稍定。今尚未除也。琇按心胃痛。惟陰維虛損一證。可用參歸。其餘多是停痰積飲。與肝火犯胃之證。此案敘證。既未詳悉。又不云脈象如何。殊屬含混。曰。得無有火或氣乎。

宇泰曰。下陳皮及涼藥少許。即脹悶欲死。非主人精醫。未有不誤者。予又存此公案。以告世之不識虛實而輕執方者。同上

劉雲密治一女子。值暑月夜間甚涼。患心痛。從右肋下起。至心前。岐骨陷處。并兩乳下。俱痛。復連背。痛腰及兩膊。俱骨縫脹疼。唯右肋并心疼。獨甚。時作惡心。且嘔。疑夜眠受涼。寒邪鬱遏。氣不流暢所致。用散寒行氣藥不效。又疑寒滯中有鬱火。加散鬱之品。亦不效。服加味煮黃丸。乃頓愈。薑黃三錢半。雄黃三

分乳香三分。去油淨巴霜八分。共爲細末。醋糊爲丸。如黍米大。虛者七丸。實者十一丸。薑湯送下。經云。邪氣甚則實。此婦體素虛弱。而受寒邪。甚則爲實。唯此辛熱之劑。可以導之。前所用藥。雖亦散而不能及病也。其用薑黃乳香。亦有深意。蓋寒傷血故耳。此時珍所謂配合得宜。則罔不奏功。

金鈴子散。川棟子去核一兩。延胡索一兩爲末。每服三錢。溫酒調服。水煎服亦可。王晉三曰。此方一泄氣分之熱。一行血分之滯。雷公炮炙論曰。心痛欲死。速覓延胡。潔古復以金鈴治熱厥心痛。經言諸痛皆屬於心。而熱厥屬於肝。逆金鈴子。非但泄肝功。專導去小腸膀胱之熱。引心包相火下行。延胡和一身上下諸痛。方雖小。制配合宜。却有應手取愈之功。勿以淡而忽之。

肝胃久痛。諸藥不效。或腹有癥瘕。此方皆驗。名梅花丸。孕婦慎用。綠萼梅蕊三兩。滑石七兩。丹皮四兩。製香附二兩。甘松蓬莪朮各五錢。茯苓三錢五分。人參嫩黃耆砂仁益智各三錢。遠志肉二錢五分。山藥木香各一錢五分。桔梗一錢。甘草七分。凡十六味。共研細末。煉白蜜十二兩。搗丸如龍眼大。白蠟封固。每服一丸。開水調下。此方傳自維揚沈月枝封翁。幕於姑蘇時。患心腹久痛。諸藥罔效。得此而愈。遂配合施送。服者多愈。但用藥甚奇。其分兩之多寡。亦難測識。

雪羹。大荸薺四個。海蛇漂去石灰。礬性一兩。水二鍾。煎八分。王晉三曰。羹食物之味。調和也。雪喻其淡。而無奇。有清涼內浸之妙。荸薺味甘。海蛇味鹹。性皆寒而滑利。凡肝經熱厥。少腹攻衝作痛。諸藥不效者。

用以泄熱止痛。捷如影響。

脇痛

寶材治一婦人脾氣虛。致積氣留於脇下。兩肋常如流水。多服草神丹而愈。原批脾虛致積當用溫行水流脇下當行溫化

王海藏治一婦人先病惡寒。手足冷。全不發熱。脈八至。兩脇微痛。治者從少陽治之。陽在內伏於骨髓。陰

在外。致使發寒。治當不從內外。從乎中治也。宜以小柴胡調之。倍加薑棗。

許學士云。沈存中良方。頃在建陽。醫者王琪言。諸氣唯膀胱脇下痛最難治。惟神保丸能治之。熙甯中。予病項骨痛。諸醫皆作風治之。數月不瘥。乃流入於背脊。又兩臂牽痛甚苦。憶琪語有證。乃合服之一服而瘥。再發。又一服立效。方用木香胡椒各二錢五分。巴豆十枚。去皮心膜。研乾。蝎七枚。右四味共為末。湯浸蒸餅為丸。如麻子大。用硃砂為衣。每服五丸。視諸經痛。用引送下。心膈痛。柿蒂燈心湯下。腹痛。柿蒂煨薑湯下。血痛。炒薑醋湯下。腎氣脇下痛。茴香酒下。大便不通。蜜湯調檳榔末一錢下。氣噎。木香湯下。宿食不消。茶酒任下。

朱丹溪治一婦人脾疼帶脇痛。口微乾。問已多年。時尙秋。用二陳湯加川芎乾葛青皮木通下。蘆薈丸二

十粒。

張宅張郎氣痛。起自右脇。時作時止。脈沉而弦。小便時有赤色。吞酸喜嘔。出食。此濕痰在脾肺間。而肝氣

乘之。小柴胡湯去黃芩。加川芎白朮木通白芍滑石生薑煎湯下保和丸三十五粒。

一婦人氣暈。兩脇胸背皆痛。口乾。用青皮半夏各一錢。白朮黃芩川芎各三錢。木通二錢五分。陳皮桔梗各二錢。甘草炙半錢。右分六帖煎熱服。又脇下有食積一條扛起。加吳茱萸炒黃連。

孫文垣治徐三泉子。每午發熱。直至天明。夜熱更甚。右脇脹痛。欬嗽則疼痛。坐臥俱疼。醫以瘧治罔效。已二十餘日。後醫謂虛投以參朮。痛益增。診之左弦大。右滑大。搏指經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據脈肝膽之火。為痰所凝。必勉強作文。過思不決。木火之性。不得通達。鬱而為痛。夜甚者。肝邪也。初治當通調肝氣。一劑可瘳。誤以為瘧。燥動其火。補以參朮。閉塞其氣。經云。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今汗不出。舌胎已沈。香色熱鬱極矣。不急救。立見凶危。以仲景小陷胸湯為主。大瓜蒌一兩。黃連三錢。半夏麩二錢。前胡青皮各一錢。水煎服。夜服當歸龍薈丸。微下之。醫猶爭曰。病久食不進。精神狼狽。若此。甯可下乎。曰。病屬有餘。有餘者瀉之。已誤於補。豈容再誤哉。服後夜半痛止熱退。兩帖全安。

虛山內人。胸脇脹痛。五更嘈雜。則痛更甚。左寸關脈洪滑。孫謂此肝膽有鬱火。胃中有膠痰。乃有餘之病。經云。木鬱則達之。又云。通則不痛。與以當歸龍薈丸一錢五分。琇按既云木鬱達之。却不用達之之藥。而用逆折之法。火雖暫泄。而木之本性亦傷矣。此亦剗劑之類也。大便行一次。痛隨止。惟聲不開。却是以陳皮柴胡貝母茯苓甘草白芍酒芍香附杏仁桔梗調之而安。

學士徐檢老體豐厚善飲致有腸風計下血不下數桶因而委頓己卯冬右脇極疼痛上至耳後夜分尤甚左右不能轉動動則痛甚飲食減面色青汗出如雨濕透衣被故不敢合睫而睡族醫皆投以香附

青皮及辛散之劑痛愈甚汗愈多面愈青逆予診之兩寸短弱左關弦而搏指右關沉滑六脈皆近七

至予曰據病在少陽經必始干怒木火之性上而不下故上衝耳後而皆痛也夜痛甚者蓋夜屬肝氣

用事內經云司疎洩者肝也邪在肝膽故合目汗即大出中焦原有濕痰此語凡案必闕入而前後並不照應法當調肝

清熱解毒為主毒字鶻突之至兼利小便語亦無因不可遽止汗使邪無出路逆其木火之性不惟痛加且將發腫

毒而害非淺矣內經云膏粱之變足生大疔當預防之亦非此證真諦公曰何為斂劑而謂不宜予曰當歸六

黃湯內有地黃當歸者皆滯痰閉氣之味桔梗亦非所宜經曰下虛者及怒氣上升者皆不可用故當

慎也且將發腫以下皆有心穿插因以柴胡黃連為君白芍甘草天花粉為臣以前胡連翹為佐龍膽草為使服後

汗雖仍舊痛即減三之一不妨睡矣仍用前藥病又減半第三日又服左右轉動如常飲食亦加予未

至公已先迎姑蘇盛氏盛公幼時窗友也家世授醫公初不急予日引領期盛到可刈枯剝朽也盛至

診畢遂請曾用何劑公予劑示盛大叫稱謬謂當隆冬之候汗多如此陽氣大洩何以柴胡為君喉

中痰既未清又何不用桔梗當歸六黃湯前賢已試之藥置而不用是舍紀律而務野戰也即以六黃

湯加桔梗以進據此孫君真是神仙公雖信盛仍傾心以從速煎服之未逾時而舊病隨作色色加惡四字左右

湯加桔梗以進據此孫君真是神仙公雖信盛仍傾心以從速煎服之未逾時而舊病隨作色色加惡四字左右

復不能轉動。自戊至子丑。若不能支持者。語之曰。服孫君藥。雖未全可。亦已去泰甚。彼曾言二藥不可用。何爲輕犯而受此苦。宜取孫君藥煎飲。飲下卽伏枕。鼾鼾達旦始寤。抑或未必命使速予至。而扣予曰。人

言隆冬汗出。不當用柴胡。而公用爲君。何旨。予曰。膽與肝爲表裏。肝膽之火鬱而不發。故痛痛極而汗

汗出而痛滅者。是火從汗出。蓋汗乃邪出之門也。予故曰。汗不可斂。本草云。柴胡瀉肝膽火。而以黃連

佐之。內經云。木鬱則達。火鬱則發。言當順其性而利導之。勢則易克。古人治火之法。輕則正治。重則從

其性而升之者。以此。蓋醫貴變通。如陰虛火動而汗出者。內無餘邪。故以六黃湯斂而降之。常治法也。

今內有餘邪未出。遽斂降之。邪無從出。勢必成毒。故變常而從治者。使邪有出路。水火之性不逆。則毒

不成。而痛可滅也。公曰。善哉。孫君之劑。奇正相生。不下孫武子兵法。何輕以無紀律議之。願投而奏凱

也。予曰。公數日後。瘡瘍大發兩塊。且有興塊作痛。此毒出之徵。公於時無恐。改用柴胡白芍甘草丹參

苦參茯苓瞿麥車前黃柏連翹金銀花。三日而痛全滅。汗全收。左右不難轉動矣。逾日公謂肌膚癢甚。

轟轟然似癩疹。豈瘡出歟。欲以藥治之。予曰。可。再三日兩膀果然發興塊。如棋子大者數枚。且痛。予已

製蠟礬丸以待。至是授服之。瘡果遍身大發。兩腿爲甚。一月餘而瘳。公始信予防毒之言不謬。披懷交

歡。且作序識勝。何勝之有期與終身不替云。是按孫君生平得意筆也。然治法非奇。行文頗謬。盈篇猥語。

滿紙伎心。本不入選。顧集中收彼案微悉加節略。獨於此仍其原本。以見一斑。第亦偶然。非有心吹索。

前人之短也。

劉默生治諸葛子立。脇痛連腰脊。不能轉側。服六味加杜仲續斷不效。或者以為不能轉側必因閃挫。與

推氣散轉劇。劉診之曰。脈得弦細乏力。虛寒可知。與生料八味丸加茴香四劑而安。醫通

李士材治一婦人。受暑脇痛。皮黃發泡。用清肝破氣之劑不效。用大瓜蒌一個。搗爛。加粉草紅花少許。藥

入而痛止。病機沙篆

薛立齋治一婦人。性急吐血。發熱。兩脇脹痛。日晡益甚。此怒氣傷肝。氣血俱虛也。朝用逍遙散。倍加炒黑

山梔黃柏貝母桔梗麥冬。夕以歸脾湯。地黃丸而愈。

龔子材治一婦人。口苦脇脹。此肝火也。用小柴胡加黃連梔子少愈。以四君子湯加當歸白芍柴胡調理

脾胃而瘥。

吳孚先治蔣氏婦。善怒。兩脇作痛。歷數醫。用補脾伐肝不應。脈之左關細澀。右脈無病。此肝勝則克脾。脾

敗則自困。補尚嫌緩。何以伐為。乃與四物湯加阿膠玉竹棗仁枸杞。令服三十劑。脹減七八。丸服全瘳。

柴嶼青治侍衛范諱宏賓太夫人。吐痰脇痛。飲食無味。告以肝病。一二十年矣。率服平肝之藥。凡香附鬱

金等。各服過數斤。此二味為治肝病要藥。然用之氣病則可。今為我理肝氣可也。柴曰。肝脈已虛。理無

再用伐肝。況腎肝同治。乙癸同源。自應以滋腎養肝為主。先服加味道遙散二劑。即以八仙長壽丸進。

太夫人曰。熟地膩膈。恐勿堪用。柴曰。此方熟地直走腎家。斷無膩膈。且風以散之。必需雨以潤之。服後果驗。調理數月而康。按二地膩膈之說。不知始自何人。二地膩膈之說。何嘗無之。此與參耆助熱同一至理。乃好用參耆者。必引甘溫除大熱之語。以爲參耆不熱。及試之陰虛之人。而其弊立見。蓋參耆所去之熱。乃脾肺虛乏之熱。非肝腎虧損之熱也。今玉橫又以爲二地不膩。不知二地之不膩。乃脾肺火燥之體。非脾肺虛寒之人也。矯枉者。必過其正。然哉。文田案。王氏駿正魏說。真可謂平允通達。致令數百年人皆畏之如虎。俾舉世陰虛火盛之病。至死而不敢一嘗。迨已瀕危。始進三數錢許。已無及矣。哀哉。

朱丹溪治楊滄三哥。舊有腎疾。上引乳邊。及右脇痛。多痰。有時膈上痞塞。大便必祕。平時少汗。脈弦甚。與保和溫中各二十九丸。研桃仁郁李仁吞之而愈。綱目

陳三農治一人。右脇痛引背。口乾舌燥。上身發熱。腰以下俱冷。右關尺不起。此血虛氣無所附。宜用溫藥。行動其氣。使氣有所歸。水升火自降矣。用乾薑肉桂各五分。當歸一錢。吳茱萸半分。鹽水煎服。上身熱退。下體溫暖。陽氣漸回。但食難消化。此元氣未復耳。理脾胃爲主。養血次之。胃氣一轉。諸病自愈。用參苓歸朮各一錢。薑桂各五分。神麩六分。陳皮四分。炙甘草三分。漸愈。

一人遇勞與饑則脇痛。用八珍加牛膝木瓜山藥石斛苡仁棗仁柏子仁桃仁。數服頓愈。一人同此。醫投

平肝藥痛甚而殞。謹錄之。以為世戒。

一人痛引腰脇。脈弦數有力。知肝火鬱結也。投龍蒼丸五十粒。頓愈。大還

立齋治一男子。脾胃不和。服香燥行氣之劑。飲食少思。兩脇脹悶。服行氣破血之劑。致飲食不入。右脇脹痛。喜手按之。虛證可知曰。乃肝木尅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也。用滋化源之藥。四劑諸證頓退。又曰。火令

在邇。當再補脾土。以養肺金。不信。後復作。吐膿而歿。

王肯堂治雲中秦文山。掌教平湖。因勞患兩脇滿痛。清晨并饑時尤甚。書來求方。知其肝虛。當母子兼補。令用黃芩白朮。當歸熟地。川芎。山萸。山藥。柏子仁之類。佐以防風。細辛各少許。薑棗煎服。不數劑而愈。王客長安時。聞魏崑溟吏部之變。因投謁忍饑。歸而脇痛無他苦也。粗工以青皮枳殼之類雜投之。遂致糾纏不痊。可不鑒哉。

朱丹溪治壽四郎。右脇痛。小便赤少。脈少弦不數。此內有久積痰飲。因為外感風寒所遏。不能宣散。所以作痛。以龍蒼丸三十五粒。細嚼薑皮。以熱湯下。服後脇痛已安。小便尚赤少。再與白朮三錢。陳皮白芍各二錢。木通一錢半。條芩一錢。甘草五分。薑三片。煎熟飲之。

方提領年五十六。因飲酒後。受怒氣於左脇下。與臍平作痛。自此以後。漸成小塊。或起或不起。起則痛。痛止則伏。面黃口乾無力。食少吃物便噯。服行氣藥。轉惡風寒。脈之左大於右。弦濇而長。大率左手重取。

則全弦。此熱散太多。以致胃氣大傷。陰血下衰。且與和胃湯。以補胃氣。滋養陰血。并下保和丸。助其運化。俟胃稍實。陰血稍充。却用消塊和胃。人參三錢。白朮錢半。陳皮一錢。白芍歸身各五分。乾葛三分。紅花豆。炙草二錢。作一帖。下保和丸二十五。龍薈十五。琇按此證全屬肝傷。木反剋土。其塊隱現不常。乃虛氣也。時師多以香燥辛熱治之。促人年壽。余治此不下數十人。悉用一炆湯。加川棟米仁萸仁等。不過三五劑。其病如失。若立齋多用加味逍遙散。鼓峯雲峯輩。多用滋水生肝飲。皆不及余法之善。薛立齋治崑庠馬進伯母。左胛連脇作痛。遣人索治。意此鬱怒傷肝脾。用六君。加桔梗枳殼柴胡升麻。彼別用蒼朮藥益甚。始請治。其脈右關弦長。按之軟弱。左關弦洪。按之滯滯。乃脾土不及。肝木太過。因飲食之毒。七情之火也。遂用前藥數劑。脈證悉退。再加芎歸全愈。此等證。誤用敗毒行氣破血導痰。以致不起者多矣。

一治男子因怒。脇下作痛。以小柴胡加四物。加青皮桔梗枳殼。治之而愈。

內翰李蒲汀太夫人。左脇內作痛。牽引胸前。此肝氣不和。尙未成瘡。用小柴胡湯。加青皮枳殼。四劑少可。再加芎歸。治之愈。

張景岳治一姻家。年力正壯。素飲酒。常失饑傷飽。偶飯後。脇肋大痛。自服行氣化滯等藥。復用吐法。盡出飲食。吐後逆氣上升。脇痛雖止。而上壅胸膈脹痛更甚。且加嘔吐。張用行氣破滯等。愚嘔痛漸止。而左

乳胸脇之下。結聚一塊。脹實拒按。臍腹膈間。不能下達。每戊亥子丑之時。脹不可當。因嘔吐既已。可以用下。凡大黃芒硝三稜巴豆等。及蘿蔔子朴硝。及大蒜罌等法。毫不應。愈攻愈脹。勢所必然因疑其脾氣受傷。用補尤覺不便。庸湯水不入者。二十餘日。無計可施。只得用手揉按其處。覺肋下一點。按著痛連胸腹。細為揣摩。正在章門穴。章門為脾之募。為臟之會。且乳下肋間。正屬虛里大絡。乃胃氣所出大路。而氣實通於章門。因悟其日輕夜重。本非有形之積。而按此連彼。則病在氣分無疑。猶屬盲猜乃用神朮散。令日服三四次。兼用艾火灸章門十四壯。以逐散其結滯之胃氣。到底未知為肝病不三日。脹果漸平。食乃漸進。始得保全。幸矣此其證治俱奇。誠所難測哉。琇按張君生平於薛氏諸書。似未曾寓目。至脇痛由於肝脈為病。至死不知。良可哀也。此證之愈。全在一灸與呃逆病。諸治不效。灸虛里立止正同。

黃古潭治一人。六月途行。受熱過勞。性且躁暴。忽左脇痛。皮膚上一片紅如碗大。發水泡瘡三五點。脈七至而弦。夜重於晝。醫作肝經鬱火治。以黃連青皮香附川芎柴胡之類。進一服。其夜痛極。且增熱。次早視之。皮膚上紅大如盤。水泡瘡。又加至三十餘粒。醫教以水調白礬末敷。仍以前藥。加青黛龍膽草進之。夜痛更甚。脇中如鈎摘之狀。次早視之。紅已半身。水泡憎之百數。乃載以詢黃。為訂一方。以大瓜萸一枚。重一二兩者。連皮搗爛。加粉甘草二錢。紅花五分。雄按玉橫之一黃煎當是從此案悟出而更加周到可謂青出於藍矣進藥少頃。即得睡。比覺已不痛矣。蓋病勢已急。而時醫執尋常瀉肝正治之劑。又多苦寒。益資其燥。故病轉增劇。

發水泡瘡於外者。肝鬱既久。不得發越。仍侮所不勝。故皮膚爲之潰也。瓜蒌味甘寒。經云。泄其肝者。緩其中。且其爲物柔而滑潤。於鬱不逆。甘緩潤下。又如油之洗物。未嘗不潔。此其所以奏功之捷也。歟。上

闡發瓜蒌之功。此案爲最。然猶未盡其蘊。

吳橋治陳泉。中年兩脇極痛楚。冷汗淋漓。伏枕昏昏。嘔逆絕勺。飲者六日矣。橋診之曰。無傷。此畜血爾。家人曰。固也。昔者嘔血數升。卽有畜且盡矣。曰。畜未盡爾。盡則當瘥。日暮乃投補中行血一劑。飲之僅內其半。中夜尸寢。家人升屋而號。橋曰。再予之半。陽當回。故寢以需來復。復則敗血行矣。第具人參湯待之。雞鳴而甦。大汗大吐。大下。下則垂垂滿器。如腐肝敗腎。乃進參湯。大汗漸止。又七日。乃復初。或問畜血而腹不鼓。何也。且昔嘔血數升。其後何畜之多也。曰。病得之怒而傷肝。或以蹶而畜血。傷肝則血不納。畜血則道不通。猶之溝澮塞流。則新故皆壅矣。故多也。太函集

汪雲程年近七旬。患胸脇痛。轉側滋甚。寒熱交作。喘咳煩躁。再信不能伏枕。醫下之。病益深。橋診之。大脈浮滑。大而搏指。曰。病得之過飲。且下。故火上炎。以清涼一服而愈。太函集

魏玉橫曰。范康侯年弱冠。患脇痛。已六七年。更醫旣屢。轉益羸瘠。食少而氣餒。言癩而神疲。稍遠行則心下怦怦然。遇勞則膈間如裂。就予診。告以初時。但腹脇痛。醫與逍遙散。暫愈。再發。再復不應矣。醫投四磨飲。亦暫愈。再發。再投。亦不應矣。又更醫用五香散。越鞠丸。則愈而卽發。自是腹中忽有塊。再更醫。以

爲痞積。進青皮厚朴五靈脂延胡索之類。塊益多。時隱時現。上下左右約六七枚。如拳如掌。往來牽痛。近有老醫謂爲虛也。用當歸白芍香附鬱金之類服之。了無進退。予曰。似君之疾。遍宇內矣。誤治而斃者。可勝道哉。蓋古來方書於此證殊無肯綮。無怪乎世之夢夢也。原其誤人之始。只肝無補法四字。遂使千萬生靈含冤泉壤。或以疎散成勞。香燥成膈。或以攻伐成鼓。或以辛熱成癰。其于變證。筆難盡述。幸子青年稟賦厚而未婚。故僅若此。否則不可言矣。今據脈已細數弦濡。臟氣已虧。幸不數且無咳嗽。夜熱猶可爲也。第服余劑。只可希遠效。而不可求近功耳。與生熟地沙參麥冬杞子棗仁等劑略安。至數十劑。塊漸減。遂以方爲丸。服數年。益就痊。可今已娶。第能撙節。庶無後患也。蓋此證惟兩儀膏最妙。然有力者始能用之。

方某年三十餘。因析居。闔牆脇痛。左脇下有塊如漿。按之堅硬。食下則脹痛甚。不能側臥。百治莫應。枯瘁如柴矣。偶於藥肆。遇人謂之曰。此病唯淳佑橋魏某能治。因就診。脈之弦且急。曰。肝舉證也。肝葉左三右四。血足則潤而下垂。今怒火傷陰。其葉燥硬。故舉而不下也。經曰。肝病則迫胃逆咽。故左葉張。則支腋而不可側臥。右葉張。則侵腕而不能容食。昧者不知。投以香散。則如火上添油耳。與生熟地沙參麥冬。萸仁米仁杞子川棟。十餘劑。其病如失。

詹渭豐母。年六十餘。九月間瘧後自汗。余已愈之。至十一月。脇痛大作。醫以加味黑逍遙散治之。未爲誤。

也服一劑。至夜分忽暈厥欲脫。蓋柴胡白朮皆非陰虛火盛之人所宜進也。黎明急余治。脈之兩關俱伏。兩尺極微。足冷過膝。面如紙灰。云初起左脇痛。服藥後忽移於右。遂發厥。厥雖止而痛劇。不可轉側。痛處不可按。察其舌燥硬如乾荔。已危矣。姑與生熟地。杞子各五錢。沙參麥冬各三錢。服下痛略減。前方加倍。再入米仁五錢。萸仁二錢。其痛乃復歸左脇。能轉動矣。仍服前方數劑而愈。余常治數貧人。感證後不能進飲食。宛如百合病。脈之或弦或濇。按其脇或左或右。或有塊無塊。皆曰痛甚。檢其方。諸藥外有服柴胡至二三兩者。察其舌或中乾或枯燥或紫赤。是皆誅伐太過。傷其肝腎之害也。悉以前方相其傷之輕重。爲劑之大小。數服而愈。又趙氏子年十六。金氏女年十七。其家皆素封。病脇痛。服逍遙散。皆五十餘劑。病益困。以前方去熟地與之。皆不服。乃更從香燥而致。蓋地黃杞子舉世咸畏之。如虎。緣本草謂地黃膩而杞子熱也。其殺人亦多矣。言醫藥者可不慎哉。

陳理堂母。六旬外。久病脇痛。每發必伏枕經旬。醫所與皆香附鬱金青皮木香小茴延胡索五靈脂龍膽草之類。或配六鬱。或偕左金而已。近發則腰背脹痛。嘔逆便秘。口燥不眠。脈則兩寸搏指。兩關弦而乏韻。此將成關格之候。投以滋水養肺金之劑。或入川棟。或入川連。只一二劑。卽愈。戒以多服。以杜其漸。然性甚畏藥。愈卽止矣。關格之患。其將來乎。此與膈證門。胡氏婦病同。

黃錦芳治劉尙卿。右脇痛。咳嗽頭痛。肝脈微起。右脈沈滑。而脾部有一小珠。嗽必努力。痰則清稀。上有白

沫挑起如藕絲不斷。用附子二錢。茯苓三錢。半夏二錢。故紙三分。木香五分。牛膝一錢。囑其勿食膩滯等物。俾水行痰消。氣平而痛自止。病者問痰病自何而來。黃曰。痰病甚多。五臟各有見證。在脾名濕痰。其候脈緩面黃。肢體沉重。嗜臥不厭。腹脹食滯。其痰滑而易出。宜二陳六君之類治之。在肺名氣痰。又名燥痰。其候脈瀼面白。氣上喘。灑淅惡寒。悲愁不樂。其痰瀼而難出。宜利膈清肺飲。加減治之。在肝名風痰。脈弦面青。肢脇滿悶。便溺閉瀼。時有燥怒。其痰青而多泡。宜十味導痰湯。干縉湯。加減治之。在心名熱痰。脈洪面赤。煩熱心痛。口乾唇燥。時多喜笑。其痰堅而成塊。宜涼膈散。加苓半治之。在腎名寒痰。脈沈面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其痰有黑點而多稀。宜桂苓丸。八味丸。加減治之。至論其本則痰之化在脾。而痰之本在腎。如火不生土者。卽火不制水。陽不勝陰者。必水反侮土。是陰中之火衰也。火盛金燥。則精不守舍。津液枯槁。則金水相殘。是陰中之水衰也。寒痰濕痰。本脾家病。然必由於腎水之虧。木鬱風生。本肝家病。然必由於腎水之虧。火盛剋金。其痰在肺。然必由於腎火之熾。今此證痰雖在脇。在胃。在脾。實因腎火衰微而起。故用附子。迅補真火。以強土。苓半以除脾濕。木香以疏滯氣。牛膝引左氣下行歸腎。故紙引右氣下行歸腎。氣歸則痰清矣。果數劑而愈。